

如何以「娘娘，其实奴才不是真正的太监」为开头，写一个故事？

—

「娘娘，其实奴才不是真正的太监。」

「娘娘要借种，还不如找奴才。」

夏侯离擎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抵在宫墙上，在东宫外的苍树下。

他的目光阴森寒冷，似陵墓鬼火。

他是个可怕的家伙。

五年的时间，他从小太监，成为如今权倾朝野的督主。

我稳住心神怒斥他：

「夏侯离，你放肆，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奴才，也敢肖想……」

他阴郁一笑：「娘娘，奴才，已经肖想你很久了。」

当天晚上，夏侯离身体力行地向我证明了，他不是真正的太监。

我被他折腾得差点没死过去。

最后他咬着我的胳膊警告我：

「娘娘往后想过安生日子，找奴才就是了。东宫那，还请娘娘不要再去了。」

我用被子蒙住脸。

我是娘娘，一个不受宠又没有子嗣的娘娘。

我的夫君皇帝老头儿快死了，他死了的话，后宫中没有子嗣的妃嫔，都要为他陪葬。

我不甘心，我去找太子沈延，想求他救救我。

哦，沈延和我，算是青梅竹马吧，只是可惜，跟其他青梅竹马的戏码不同，我成了他娘。

这一晚，我本来已经设好了套，打算给沈延下药陪他睡一觉，逼他保我一命。

可被夏侯离坏了我的好事。

沈延是个变态，他有某种情结，脏了的他不碰。

我躲在被窝里思索，我还要怎么勾引沈延，骗他上床，拉他下水。

夏侯离没有给我思索的时间与空间，他又闯进来被窝折腾我。

他还蛊惑我：「娘娘，你把奴才哄开心了，我保你。」

小家奴现在还挺本事，我有那么一丁点儿动心。

哦，夏侯离和我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青梅竹马。

他是晏家的小家奴，小的时候总是被人欺负，我是晏家的小庶女。不过还小那会我娘活着，我也飞扬跋扈过一段时间的，我见他生得漂亮，出于虚荣心，罩了他一段时间。可惜后来我娘死了，我这过河泥菩萨自身难保，罩不住小家奴了，我把他偷偷放跑了。

我以为我要嫁给沈延当太子妃，欢天喜地的，再也不用在晏家装孙子了，而且我挺喜欢沈延，他最开始也不是太子，是皇帝的私生子，挂着太傅儿子的名头，跟我们家常来往，他没有歧视我是庶女，也不会像别人一样对我冷眼嘲讽，对我挺温柔。

（哎，谁年轻时还没瞎过眼。）

可入宫前，跑了的小家奴突然跑回来找我了，他疯了似的要带我离开。

他说太子骗我，太子根本就不是要娶我，太子是要把我献给他爹老皇帝。

我不信小家奴，他还在那胡说八道，还要拉着我去找沈延对质。

小家奴是个傻子，他要是到沈延面前胡说八道，肯定要被打死。他以为个个像我这样，看在他漂亮的份上勉强护着他。

我只好冷下脸，训斥赶走他：

「小家奴，我要做人上人，我不想再躲在小偏院挨骂挨打了，跟你走的话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可是跟着沈延，他能给我一切。」

如我所愿，他松开握住我的手，面色苍白，垂眸道：「是奴才，僭越了。」

我终于把他打发走了，心里面空落落的。

造化弄人，我们在宫里头重逢了。

我是春风得意的宠妃，他是微不足道的小太监。

我坐在凤辇上，他伏在地上叩拜我：「昙妃娘娘，吉祥。」

我只当不认识他。他明明已经跑了，他可以去过自由快活的日子，他很聪明，只要努力些，就能过上好日子的。

可是他蠢到进宫来当小太监，非要来趟这遭浑水。

我没有任何资格、任何立场去指责他，我自己不也是犯蠢嘛，被沈延骗了。

我刚进宫，凭着这张脸还是得宠了几天，但是我有个怪毛病，老皇帝一爬上我的床，我就控制不住地呕吐，把他吐了一次又一次，把他吐得再也提不起兴致了。

我失宠了，虽然倒霉，可是至少不用吐了，也不用看老皇帝那张油腻的脸了，身心愉悦了不少。

这种愉悦持续不过一段时间。

宫里头这些势利眼，看我落势，马上就来踩一脚，连炭火也不给我宫里头送，这些狗仗人势的奴才，我只能自己上宫部去讨。

分炭火的那个女官阴阳怪气，说：「什么风，把娘娘给吹来了？」

我晓得，做人呐，就是能屈能伸。

现在落了势，就不能骄纵耍狠，一想到大晚上那冻得跟冰块一样的被子，我咬了咬牙，为了取暖，只能把眉眼低顺下去，腰背弯下去，笑语盈盈同那女官说明来意。

那女官公事公办，说炭火今天分完了，娘娘明儿早些来吧。

真是狗奴才，她还把我请出门外，她说是请，明明就是推。

我摔在雪地上，正拍着屁股准备爬起来，眼帘下，出现了一双金线乌靴。

是夏侯离，他看我笑话。

他的声音比雪还冷上三分：「娘娘，您不是已经成为人上人了
吗？怎么还落得如此境地？」

我攥了一手的雪，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扭身就走了。

我可以在所有人面前没有体面，不能在小家奴面前没了尊严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晚上，宫部送来了炭，许多，足够我撑过一个寒冬了。

夏侯离轻轻咬了一口我的手臂，把我从回忆里咬醒了。

我瞪他，「督主，你什么时候跟狗学了这个本事？」

他揽着我低声发笑，呸，有什么好笑的。

二

折腾了一夜，短暂地眯了一下眼。

我起床的时候，差点站不稳。

夏侯离又把我扯到怀里。

他的手在我光裸的脊背上游离。

「不再睡会吗？」

他的声音慵懒低哑，像宿醉后那样迷蒙的声音。

会让人生出错觉，以为这是温柔的声音。

可这种温情的戏码，并不适合我们。

偷情的宫妃和太监。

「督主，虽然我这条命很快就要没了，可多活一天，我就该尽一天妃子的责任，我还得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呢.....」

「哦，所以教诲皇子也是娘娘的责任吗？昨夜是奴才耽误了娘娘。」

他一清醒，那双温柔的眼立刻摆布上寒湛湛的冷光，阴恻恻地望着我。

我被激怒，扬起手想扇他，被他擎住。

「奴才说错了吗？」

我一定是有毛病，我本来确实想教诲皇子的，想做又怕被说，我真是病得不轻。

我气急败坏骂他，掩盖心虚：

「夏侯离，你也配说我？你是怎么爬上现在这个位置的，呵，还不是靠女人，后宫三千，是你的后宫三千吧，上至皇后，下至美人，督主，也是睡上去的吧.....」

宫里头都有传闻，而且我撞见过，隔着一堵墙，他在陈皇后的寝宫里头，我惊惶地去敲门，他来开门，唇上沾着女人的红胭

脂，那时他望向我的眼神阴冷。

这会他的目光也渐渐变得阴冷了。

死亡警告。

我冲动了，管不住这张愤怒的嘴。

对着夏侯离，我还管不住骄纵跋扈的性子，迟早得死。

他的手游离上我的颈，轻轻抚摸。

「娘娘，知道太多秘密，会死人的。」

我毫不怀疑，夏侯离会掐死我的。

我见过他杀人，眼都不眨，就跟杀鸡一样稀松平常。

我的脖子可没有我的嘴这么硬。

我挣扎了下，轻而易举就挤出一个温柔谄媚的笑容，伸手去抚摸他的唇：「督主，我只是开个玩笑嘛，何必动气。」

他轻轻握住我的手，那双阴冷的眼眸似笑非笑：

「娘娘，奴才是你的奴才，怎么会对你生气？」

三

夏侯离是个疯子。

我在脖上擦了很多粉，系上纱巾，掩饰那些触目惊心的痕迹。

耽误了一会，去昭月殿给陈皇后请安，迟到了。

陈皇后微笑着说，「晁妃平时总是第一个到的，今儿倒是晚了。」

我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请陈皇后恕罪。

陈皇后慈眉善目地说不碍事，可是宫里头最不缺狗腿子了。

李贵妃冷笑道，晁妃不把皇后放眼里，如果不立立规矩，往后就没法没天了。

我连忙说是是是，贵妃教诲得是。

姚妃又插嘴，对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晁妃你既然知道错，就该领罚。

就连平时安安静静的齐美人也掺和说，该杀鸡儆猴。

我连忙附和，必须的，我这就去跪宫道。

我这么主动，她们都不好意思再给我加刑了。

倒霉久了，就能总结出来一些少受罪的经验了。

陈皇后走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，蹙着眉，轻声细语道：「就是做做样子，你也不必当真。」

我对陈皇后含笑点头。

哎，其实我不想招惹夏侯离的，真的，这些女人一个个当他是香饽饽。

可能夏侯督主活好吧。

我又突然想起来，这些女人真是守口如瓶，如果不是昨晚，我都不知道夏侯离不是个真太监，宫里头可从来没这样的传闻。

出门的时候，撞见了沈延。

他莫名地盯着我脖子上的纱巾，眼神古怪。

「晏妃，很冷吗？」

「没啊，听说外头流行这样装扮。」

我悄悄地抬手拢一拢纱巾。

袖子很宽松，手一抬就落下来半截。

我漫不经心望向沈延。

他的眼神盯着我的胳膊，一下变得幽深晦暗。

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。

雪白的手臂上，触目惊心地的红的，紫的。

我慌忙把手垂下去，背着手就往外跑。

我被拽住了，沈延这个变态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臂，捏得我手发疼。

「昙妃，昨夜，我等了你一晚上。」

我的心颤得厉害，主要是怕被他识破阴谋，我干笑道：「太子，说笑了。」

沈延忽然甩开我的手，轻轻笑起来，「我确实是个笑话。」

谁不是个笑话呢。

他把我送给他父皇的时候，我也是个笑话。

我对他温柔一笑：「太子殿下怎么能是个笑话呢？」

笑话能让人笑，太子殿下只会让人哭，他可不配做个笑话。

「昙妃，你最好注意分寸，否则，你昙家上百口人命，都要陪你一起死。」

呵，要是他真的能灭了昙家，我可对他感恩戴德，反正我也没亲人在昙家了。哦，我这个庶女，还是个野种。

我低头微笑：「不用太子殿下操心了，我知道分寸。」

「你的分寸，就是跟一个太监，秽乱宫闱吗？」

沈延跟我谈分寸，等于是婊子立牌坊，把自己的女人送给老爹，他还讲分寸，可笑。

我看向沈延，淡淡一笑：「跟太监秽乱，总比，乱伦好吧。」

沈延气得脸都绿了。

要是聊天能把他气死，我一定天天拉着他聊天。

他走了。

我去跪宫道。

四

有些时日没被罚跪过了。

不过我以前跪多了，也没觉得有什么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

在晁家时，大夫人总是能变着法地罚我跪祠堂。

进了宫，皇帝老头儿特别喜欢我的时候，我也总被位份高的娘娘们罚跪。

后面失宠了，我夹紧尾巴做人，反倒没什么人来针对我。

我失宠那会，夏侯离正春风得意。宫里头这些女人，忙着勾搭他。

我对他们没有威胁，所以她们自己窝里斗，我过了几天清闲日子。

早晨日头不是很烈，一进入晌午就很难受了。

宫道上人来人往，他们交头接耳。

宫里头这些人，个个长舌妇，一天到晚闲得没事干，就知道在背后议论别人。

不过我能理解她们，她们自己的人生太空虚无趣，只能背地里过过嘴瘾，可怜。

膝盖好像被烫着了。

我盯着远处强烈的日光，盯着盯着白光里就透入黑影。

最开始是一点黑影，慢慢那黑影就像浸入水的墨，逐步把那白光吞噬。

我用力咬自己的舌头，那点黑影就稍微退散了些。

哎，现在身体素质真是一天差过一天，才跪这么一会儿就顶不住了。

我用双手撑住地，稍微塌下背，手上的灼烫，舌尖上的麻痛，勉强帮着我找回一些知觉。

溅落的汗水浸湿了地面，不过没一会儿就冒着白烟消失了，一点痕迹也不留。

宫道上传来慌乱的脚步声，当那点黑影又渐渐扩散的时候。

我听见夏侯离在我耳边冷笑，「娘娘真是出息，别人咬你，你不懂得咬别人吗？」

我真想骂他。

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要是有他那权势，我早就把那些咬我的人一个个拎来跪宫道。

还用得着他说，废什么话呢。

夏侯离这个小家奴。

虽然很讨厌他，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此时他的怀抱还是很有用的。

起码，我不用摔在滚烫坚硬的红砖上。

五

夏侯离撩起我裤脚，我缩回脚。

他直接动手剥掉我的裤子，给我膝盖上药。

我瞪着他，他冷着脸看我，我投降。

懒得挣了，反正也没用，倔强的小家奴现在是固执的督主，挣也挣不开。

我们之间，现在难得有这样平静的时候。

他垂着眼，盯着破损的膝盖，指尖勾了薄绿的药膏，蜻蜓点水似的，轻轻触碰上那些红紫的瘀痕。

我忍不住倒吸一口气。

他微抬眸，静静地望了我一眼，目光闪烁。

那双被浓密长睫掩盖的，惯常冷漠的眼眸，破天荒地流露出一种貌似心疼的神色。

我必然是头昏眼花，看错了。

「娘娘，忍一忍，过会就好了。」

他的声音变得异常柔软温和。

头昏眼花得厉害，我竟然有些恍惚。

仿佛回到在晏家的那些日子。

小家奴给小庶女上药的那些日子。

膝盖透着细细麻麻的凉，很舒服。

暂且把那又麻又疼的知觉镇压了下去，心也跟着熨帖了一些。

可是，陡然间大腿根一片寒凉，我回过神。

果然，他的温柔，都是我的错觉。

他的手掌覆在雪白敞露的腿窝上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摩挲着。

我就知道，夏侯离哪有这么好心，他就是馋我的身子，借擦药行方便。

「娘娘的腿，抖得厉害……」

废话，能不抖嘛，昨晚折腾一夜，白天又跪了老半天，就是铁打的腿，也遭不住啊。

我咬牙赶他：「夏侯离，你可以滚了。」

他忽然倾身上前，双手按住我的肩膀，轻轻笑起来：

「娘娘，总是这么狠心啊。需要奴才的时候，和颜悦色，不用了，就叫奴才滚。」

说到最后，他唇上勾着笑，可眼眸里分明半点笑意也没有，只有冰寒彻骨的恨意。

手臂被他掐得发疼。

夏侯离可真是记仇，他还在跟我翻旧账，陈年旧账，真没意思。

我抬手去抚摸他冰冷的唇，微微一笑：「别忘了，是督主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本宫并不想招惹你。」

他听了，含笑撩拨我耳边的绿宝石坠子，轻叹道：

「娘娘不惦记奴才，只能奴才惦记着些。奴才念旧，没有一刻忘记娘娘。」

我愣了愣，笑不下去了，有必要这么恨我嘛，恨到一刻都不忘记的。

虽然我是打发他走了，可我也放他自由啊，大家谁也不欠谁。

我垂下眼，轻声道：

「喂，我已经得到报应了。趋炎附势、贪慕虚荣的昙仙儿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没了，还不够吗？还要我得到什么惩罚，督主才会满意呢？」

夏侯离果然是狗，又把我耳朵都咬疼了。

他的声音像飘浮在空中的灰尘，蒙住了一切起伏的情绪。

语气那样平静：「奴才也不知道。」

我深叹气：「夏侯离，打个商量呗，看在相识一场，放过我吧。」

他含笑望了我片刻，摇头道：「奴才做不到。」

小家奴真是没人性。

我低头咬唇，还想再跟他商量商量：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再怎么对付我也没用啊。」

「娘娘妄自菲薄了，娘娘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起码还有这副动人的身子，还有这张脸。」

我咬着牙劝他：「夏侯离，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啊……」

「别人比不得娘娘。奴才想要娘娘的身子，还有心。」

荒谬，我踢了他一脚，当然踢空。

结果就是这张床又成了夏侯离的战场了。

六

我的床塌了，我的关雎宫还死了个宫婢，夏侯离杀的。

夏侯离杀她的时候，我在场，那会他一边抱着我吻，一边踱步到窗边。

我在他迷乱的吻里想制止他开窗，他那双又长又媚的桃花眼对我微微一笑。

窗开了，躲在窗下的人死了，一击毙命。

我想转过脸去看，夏侯离按住我的头制止了我。

他低下头，继续深吻我，又轻描淡写，温柔尔雅道：「娘娘，和奴才接吻的时候专心点。」

他刚杀了个人，我毫不怀疑，如果他心情不佳，会不介意再杀一个失宠的娘娘。

他俯下身，伸出一根手指头抵在我的唇边，轻轻噓了声，很隐晦地说：「娘娘，只有你知道奴才不是太监，这是娘娘和奴才之间的秘密，记住了吗？」

怎么可能呢，谁都知道，督主貌美风流，和后宫的娘娘们，多多少少有前情往事。

我横眉冷笑：「本宫不是三岁小孩，督主就别拿我逗乐了。」

他垂下眼，用指尖描摹我的唇，轻声叹息道：「娘娘真是不近人情，奴才可是把命都交给娘娘了，要是叫第三个人知道了奴才的秘密，奴才欺君罔上，会死的。」

他的声音轻忽忽的，有些忧郁暗沉。

我抬眸望他，道：「督主又是在我宫里头杀人，又是每夜来同本宫欢好，过不了几日，本宫不说出去，旁人也都一目了然了。」

他听了，伸手捏住我的下颌，笔挺的鼻梁顶在我的鼻尖上，轻笑出声：「这些琐事娘娘不必烦忧，奴才会处置好。不过，听娘娘的意思，似乎不高兴在这宫里头同奴才欢好，那下次换个

地方？祭天不错，大地为床，星月为被。不知娘娘意下如何？」

夏侯离是怎么当上这个督主的？我哪句话说要换个地方跟他？我明明是在奉劝他收敛。

很快，宫里头传闻关雎宫闹鬼，说晁妃娘娘被鬼压床，床都塌了，还说关雎宫的梧桐树下吊死了一个宫女，一些老宫女记起来，早些年关雎宫住过一位夏贵妃，也曾风光无限，后因家族谋叛，最后被赐三尺白绫，吊死在了这棵梧桐树下，夏贵妃冤魂索命，把整个后宫搅得人心惶惶。

就连玲珑也吓得成天哆哆嗦嗦的。

她是我娘留下的人，是我的心腹，忠心是忠心，就是胆子小了点。

陈皇后请了占天司夜卜星相，最后决定，下个月去九鸣山祭天，一为病重老皇帝祈福，二为驱除宫中妖祟。

占天司说我身上怨气深重，恐是冤鬼缠身，所以很荣幸，我也能出宫去放放风了。

七

祭天是头等大事，出行排场浩浩荡荡的。

我们这些不打紧的宫妃天还没亮就先到宫门口那等了。

天还昏蒙，巍峨的宫殿似蛰伏的莽兽，还在昏天暗地中昏沉，除了几点零落的灯火，远处缥缈钟声，整座晋安城肃穆安详，在苍茫天地间酣睡着。

我拉着玲珑的手臂，倚在她肩上打着呵欠眯了会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被推醒了，我怔然地揉着眼，忽然眼前一阵狂风惊起扑面沙尘。

百千缙骑从面前经过，大红飞鱼服在黎明里像烧得连绵不休的云霞，张扬鲜亮。

脑子还正发懵，头顶就传来某个温朗的笑声，「娘娘，还犯困呢？」

抬头一看，夏侯离勒马停在我面前，他腰间佩銮金错银绣春刀，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，正含笑望着我，鲜衣怒马，我们通常在黑夜里缠绵，极少在这朗朗乾坤下相会。

我看着他有些发懵，夏侯离本来就生得极美，那双潋滟璀璨的桃花眼尾细又尖，微微上勾，极妩媚，他又是雪白肤，丹朱艳唇，这样妖艳深秀五官，却出乎意料，镇压住那凛冽端肃飞鱼服，在一众缙骑当中显得尤为瞩目。

「娘娘，奴才就那么好看吗？」他没有下马，只是扯马到我跟前，探身在我耳边轻笑。

我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后宫这些女人对督主情有独钟了。夏侯离，就会恃美行凶。

不远处站着几位宫妃，听不见他对我说了什么，只是那一道道目光百般探究，我很熟悉那样的目光，是发展成滔天嫉恨的预兆。

我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一步，正色凛然道：「督主吩咐的是，本宫必然循规蹈矩，绝不添麻烦。」

夏侯离听了，唇角的笑隐淡了去，审视地看了看我，又望了周围，神色换上惯常的淡漠，直身坐回去，一言不发，扬鞭扯马往浩大的队伍前方去，朝阳冉冉升起，他的背影渐渐淹没在茫茫金光中。

虽然我澄清得很快，可是还是阻挡不住女人们的猜忌。她们不高兴，李贵妃经过我面前，上下打量我，扭身同姚妃嬉笑道：

「是不是没人吩咐昙妹妹我们是去祭天，不是要去祭陵啊，穿得这样寒酸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咱们西陵皇室穷成什么样子了？」

姚妃捂着嘴格格直笑：「姐姐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昙妹妹这一身已经是她顶宝贵的一身了，别说祭天，每回重大盛宴，昙妃妹妹都是这套装扮啊.....」

她们一唱一和，围着我取笑，无聊。

玲珑气得要上前去同她们理论，我连忙把她拉到身后，笑吟吟对她们二位道：「姐姐们见笑了，这不是上回宫宴，那些个贵族夫人一见我这样打扮，回去后效仿成风，荆钗布衣现在可是晋安城的风尚，我这也是与民同乐嘛。咦，姚姐姐，你这孔雀

蓝羽簪戴上可真漂亮，差点把李姐姐的风头都压下去了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姚姐姐才是贵妃呢。」

姚妃真以为我在夸她，抬手碰一碰自己发上的孔雀蓝羽簪，沾沾自喜。李贵妃脸色微沉，目光终于从我身上转移到姚妃发上的孔雀蓝羽簪了。

我帮她们牵线点好战火，拉着玲珑上轿去了。

倒霉，上轿前还撞见沈延，他骑在马上，那双幽黑得泛蓝的眼眸上下审视我，那目光尤其逡巡在我的脖子上，过了半晌，可能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，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微微一笑道：

「九台山上有许多小鹿，晁妃娘娘你应该会喜欢。」

小鹿，从前的晁仙儿喜欢，现在不见得。柔弱、任人欺负的可爱玩意儿，不顶用。

我对他没有喜悦地微笑：「比起小鹿，本宫比较喜欢恶虎野狼这些猛兽，扒了皮还可以拿来做法衣御寒。太子殿下真是不了解本宫。」

沈延面色不虞，微滞片刻，忽然又笑道：「既然娘娘喜欢，儿臣回头为你猎几只，给娘娘做几身御寒皮衣。」

我呸。谁稀罕呢。可我不能直截了当表达我对他的不屑和厌恶。

我还得哄着这位太子爷呢，指不定哪天还能从他手底下挣下一条命来，我对他露出温柔的笑：

「哦，太子殿下有心了。」

他温柔地笑了笑。

呸！

我和玲珑总算进了轿子，清静了一会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压地银山般朝九台山方向前进。

我拨开小窗帘，倚在沿边，撑着下巴，看宫外的山山水水。

「娘娘，你刚才撒谎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明明就不是与民同乐，你昨晚翻箱倒柜，试了一晚上衣裳，就这一身还稍微穿得出来。还有簪子也是，你是把最显摆的那几只都簪上了.....」

我转过身，捂住玲珑的嘴，「你给我闭嘴。」

八

上山的半途，我们遇到伏击。

外边刀光剑影，兵刃击撞。

我跟玲珑躲在轿子里，她扯着我的袖子瑟瑟发抖。

我在窗帘处挑一个小缝看，东厂的人和杀手缠斗，主要在前方，而我这个不受宠娘娘的轿子是在队末，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我们这边。

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借乱逃跑。只要逃了，不用殉葬，不用虚与委蛇，或许，有没有可能，我也能过上自由舒心的日子。这个想法一窜出来，就再也压制不下去了，这宫外的山山水水，都在争先恐后地诱惑着我。

「玲珑，我们跑吧。」

玲珑是个胆小鬼，可她的忠心总是能战胜她的怯懦，我牵着她，蹑手蹑脚从轿子里钻出来，后方是一大片幽深的森林，闯进去，逃跑。

就在我们离深林还仅有短暂的十几步距离时，有人把玲珑敲晕了，我被挟持了。

被追杀到穷途末路的杀手，正好撞上我们。人倒霉起来真是没边。

杀手一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一手拿刀横在我的脖子上，冷刃紧紧贴着肌肤，激起层层寒意，那是很锋利的刃口，还没怎么用力，脖颈上就已经渗出粘腻的血珠了。

追杀的人也到了眼前，夏侯离，沈延。

杀手寒声冲着他们喊：「再不住手，我就杀了她。」

天真的杀手，拿我要挟面前的这两人。

可悲可怜，杀手跟我昙仙儿一样倒霉。他怎么能想到，他随手捞的这位娘娘，是顶没用的人质，我死不死，对他们来说，根本就无所谓。

我本该就顺从地等死的，可是我答应过我娘，无论如何，好好活下去。好好活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是活下去，要活下去，起码我要尽力。

我的目光掠过对面的人，求助柔弱的目光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可是总不能放弃吧。

夏侯离的目光和我撞上，可那双在床上动情温柔，临行前含笑脉脉深情的桃花眼此时只落着肃杀的凛冽，他望着我，手掌沉稳地按在腰间的绣春刀上，并没有下令住手。

他的眼神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了，夏侯离，不会救昙仙儿了。

我把目光移向沈延，他碰上我的目光，像被火烫了似的，立刻收回去，又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夏侯离身上，唇角微微勾上审视探究的冷笑，他在观察审视夏侯离。

东厂的护卫拥护着陈皇后上前来，她定睛一看，被挟持的人原来是倒霉的我，很显著地松下一口气，轻轻一笑，望着我，佛口蛇心道：「昙妃向来顾全大局，这回就且委屈委屈吧。」

我冷声作笑，没有说话。

她很快又把那张伪善的脸转向夏侯离，不假思索命令道：「督主，不要耽误了祭天的时辰，请即刻下令射杀。」

夏侯离对陈皇后从善如流，立即举起左手，四周弓箭手齐刷刷弯弓举箭，对准我和杀手。

我想我也尽力了，这回到了阴曹地府，我娘总不能怪我吧，谁让她女儿点背。

不知道别人临死前都会想些什么，我一头杂七杂八的思绪，忽然想起来，早上出门前，玲珑翻着历书说今日不利出行，也不知道占天司那些人是怎么算的，那时我还笑话她本事大过占天司的人。

到了这会不得不信了。

挟持我的杀手也是始料未及，怎么也没想到好歹是个娘娘，半点用也没有。

我对那位倒霉杀手笑道：「抱歉啊，我这个娘娘当得叫你笑话了。我倒霉，你也倒霉，大家就在黄泉路上做个伴吧。」

刀刃在我的脖子上进一步陷入，疼，很疼，明明是脖子疼，心里更是一抽一抽地发疼。

杀手跟我一样绝望地下最后的通牒：「那就一起死吧。」

呼啸的寒风从耳边掠过，耳边一缕发被刀削落，同断发一起跌落地的，还有那个倒霉杀手。

夏侯离动手了，我没那么倒霉，他毫无偏颇精准地射杀了杀手，而我只不过是损失一缕断发，小命还在，也没什么值得抱怨的。

我垂着眼，从腰间摸出来一块手帕包住脖子，我从夏侯离身边经过的时候，他忽然轻声问，「娘娘，没事吧。」我看也不看他，只是面前露出一个敷衍的笑，「没事，多谢督主相救。」

我去扶起来玲珑，把她一只手搭在肩头，搀扶着进了轿子。

玲珑晃晃悠悠醒了，一醒过来看见我脖子上的伤口就哭哭啼啼，说她没有照顾好我，对不起死去的夫人，她有罪过。

她刚开始哭的时候，我被她搅和得有些鼻酸，可那只是短暂地维持了片刻，她越哭越放纵，最后还放声大嚎，那心尖上一点微妙的心酸苦涩被她嚎跑了。

我耳朵都快被她哭聋了，忽然轿帘被掀起来，映入眼帘的是大红斗牛飞鱼褶纹的下摆，夏侯离站在轿门前，身后跟着女太医式微，他低声说：「娘娘，让太医给你瞧瞧伤口。」

我抬眸对他笑了笑，「谢了。」

他垂眸哑声道：「娘娘，方才受委屈了……」

我冷冷一笑，「不委屈。孰轻孰重，督主分辨得清，本宫也分得清。」

他神色冷了下去，一言不发，拂袖走了。

式微一边替我上药一边揶揄我，「娘娘，我一个月就光替你当差了。督主这么看重娘娘，我得向他讨点赏赐。」

式微是夏侯离的人，知道我们那点破事，她还以为夏侯离对我多上心。

我摇摇头，冷笑道：「你们家督主看重我？本宫可没那么大的脸，式微，你养过小猫小狗吗，不过就是兴致来了逗弄一下，真摊上事，那可怜的家宠，就是第一个被丢弃的。」

式微笑道：「督主对娘娘不至于那么无情。」

我抚上脖间的纱布，浅淡一笑：「哦，是吧。」

命悬一线时被放弃的滋味，到现在都还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呢。

昙仙儿是个锱铢必较，斤斤计较，小肚鸡肠的人。

九

到九台山的时候已经入夜了，当晚星夜黯淡，推窗望出去，是连绵不绝的幽深山脉。

我坐在窗边，侧着头擦头发，擦到一半，一只手覆上来，夺过我手上的抹巾，沉默着，耐心细致地替我擦了起来。

还能是谁，在九台山上的神庙中殿，宫妃就寝的地方还能肆意妄为，私闯宫妃寝宫的，也就只有夏侯离这个疯子了。

我按住他的手，低声笑道：「不必劳烦督主了，本宫没那么娇气。」

我从他手上争夺那块抹巾，可是他紧紧攥着，半分不让，甚至还把我的手也握到掌心去。

他的声音沉闷：「娘娘是在生奴才的气吗？」

我抬头望住他，轻笑道：「督主以为，本宫对你生哪门子气？」

「你是不是怪我没有及时救你。」他那双漂亮的桃花眼流露出虚伪的温柔神色。

可我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他白天那个目光，置若罔闻，无动于衷。

够了，真是够了。逢场作戏多了，有时候真叫人厌烦。

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懒惫一笑：「督主说笑了，你不是救了本宫吗？本宫该对你感恩戴德，怎么还敢对你生气呢，本来嘛，我也没指望督主能救我一命，我们算什么，故交嘛？哦不，入宫前我们就决裂了，难道是情人？情人起码会互相取悦对方，本宫和督主？呵.....」

他的目光顿时冷凝，面色沉了下去，捏住我的下颌逼问：「说下去，娘娘和奴才又如何？」

我撇唇冷笑：「督主还需要问吗？督主厌憎本宫，接近本宫难道不就是为了报复，看到本宫在你身下婉转承欢，很得意，很有成就感对吗？把当年抛弃您的人踩在脚底下，是不是很过瘾？如果不是今日，本宫差点都要被督主的温柔蒙蔽过去了，

前几日督主说想要本宫的心，本宫以为督主还念旧情呢，这会想明白了，督主是要本宫把仅剩下的一颗心双手奉上，然后再举高狠狠地掷到地上，踩上几脚，本宫明白了，都明白了.....」

他捏着我的下颌力度加重，按得发疼，神情渐渐变得阴郁，「娘娘天资聪颖，可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。」

他的眼眸渐渐结冰凝霜，神色狠戾，他杀人的时候就是这副德性。

因为我猜中他的心事，所以恼羞成怒，不打算迂回地报复了，干脆一了百了嘛。

我咬唇微笑：「督主想杀我吗？这会恐怕不好吧，本宫约了太子殿下夜谈，如果督主这会杀我，会叫太子殿下撞见的。督主可犯不着为了我这一个必死的人惹一身骚。」

他彻底恼了，双手移到我的肩上，紧紧按着，目光愤怒又有隐约的沉痛，「娘娘宁愿和东宫那位，也不愿.....」

我迎上他的目光，痛快利落道：「是。督主往后别再来招惹本宫了，本宫受不起，督主的温柔留着给别人吧，请吧。」

他那双闪烁着鬼火似的眼眸深深凝视着我，似乎想分辨什么。

我含笑望着他，他强压下怒意，手握成拳，垂在两侧，再次确认，一字一句咬牙道：「娘娘不是喜欢人上人吗？奴才已经是，人上人了。」

「那又关本宫什么事？夏侯离，不要再用你那虚伪的温柔来蒙蔽我了，我也不见得对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吧，犯不着这样对付我，我只不过是想活命，好命歹命，只要能活下来就好。这样好吗？我凭我的本事，能活得下来就活下来，活不下来是我自己没本事，你不要再……」

他蛮横地掐住我的腰，恶狠狠地封住我的唇，缠斗得两败俱伤，他的唇，我的唇，都流着腥烈的血。我咬中了他的舌尖，他吃痛，终于放开了我，伸出拇指擦拭着血，妖艳的血愈发镀得他那张深秀的面容妖冶，他红着眼寒声笑道：

「娘娘伶牙俐齿，杀人诛心，对奴才总是很不公平，上一次选择沈延，这次还是……罢了，既然娘娘不愿意，奴才也不强买强卖，往后，娘娘是死是活，与奴才不相干。娘娘日后最好不要求到奴才。」

夏侯离这回没有半分眷恋就走了。

我从地上捡起抹巾，疲惫地趿鞋走到桌边斟茶喝，桌上放了一个紫檀锦盒，这不是我的。

我打开看，里面一摞银票、地契，还有一堆价值连城的珠宝玛瑙。

式微恰好给我换药来了，她眼尖，飞快地瞧见了那紫檀锦盒，又连啧声道：「娘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抱怨督主不看重你，白天我不过是同督主闲聊了几句，提到娘娘要翻箱倒柜找件衣服来撑门面，督主这就紧忙给娘娘送小金库来了，羡慕旁人……」

这算什么，打了一巴掌再给颗甜枣吗？我昙仙儿不稀罕夏侯离的施舍。

我把那锦盒扔到她身上，冷笑道：「还给你家督主，本宫不稀罕。」

我选择沈延，因为我深刻清晰地厌恶沈延，做交易不用伤情动肺。

再不济，一颗心还是能保留在自己胸膛上的，不至于捧出去叫人摔。

可若是夏侯离，不一样，交易做起来，就没那么纯粹了，就没办法一事一清了。

十

我确实和沈延有约，他约我的，在神庙后面的柏树林里相见。

我趁夜色深浓，提着盏红色小夜灯钻进柏树林里，还在专心分花拂柳，就被来人从身后抱住了。

龙涎香。

在这黑洞洞的暗林子里，沈延双手环住我的腰，沿着我的耳朵凌乱地吻下去，气息温热，呼在颈间，恶心。

我温柔地推开他，转过身来，红色小夜灯照亮他那情欲浅浮的面庞，我和他面对面，拉着他的手，娇笑道：「太子殿下，白

天对本宫见死不救，到了这寂静深夜，却想从本宫这占些便宜，于情于理，有些说不过去吧.....」

沈延牵起我的手，贴在唇边，吻了吻，又伸手来抚摸我的脸颊，浮浅一笑道：「我可舍不得小仙儿死，今日那个杀手是东宫的人，要是最后夏侯离没出手，那个杀手也不会真杀了你的。」

滚热的血是一下子融凉的。

本来以为沈延只是见死不救，原来他是拿我来作饵，拿我的命来做试验，沈延真是不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啊，一次又一次，拿我做他往权力巅峰攀爬的垫脚石。

如果有前世今生，我上辈子铁定欠了他许多债，这辈子才这么倒霉，回回被他算计。

我垂着脸寒笑：「所以是为什么，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拿我来取乐？」

沈延低头吻了吻我的眉心，煞是温柔道：「小仙儿最近和督主走得过分近，我只不过害怕小仙儿被他哄骗了，所以帮你试试他。这一试，不就试出来了吗？」

呵，沈延最擅长的就是义正词严地包装他的阴谋，他替我试？他不过就是想确认我在夏侯离心上的地位，要是夏侯离心里真的有我，那我就是他的软肋，那最高兴的人应该就是沈延了。

夏侯离管辖的东厂如日中天，沈延主持的西厂目前还在他的压制下，沈延这样野心勃勃的人，没有一刻不想要取代夏侯离的。

沈延现在就是千方百计找到夏侯离的致命弱点，然后瞄准，一击毙命。

我咬牙冷笑：「那太子殿下替本宫试出来了吗？督主究竟喜不喜欢本宫呢，本宫也很好奇。」

沈延抚弄着我的唇，那双幽深到极致泛蓝的眼眸在夜里闪绰着寒光：

「我也分不清了。小仙儿，告诉沈哥哥，夏侯离有什么秘密吗？」

秘密？夏侯离倒是跟我说过他的秘密。虽然他前阵子夜夜宿在我的关雎宫，可是夏侯离还是有几分本事，不该看到的人都被他弄死了，他把我们欢好的秘密藏得很好。旁人都以为，督主是靠某些道具和技法，让昙妃娘娘快活的。

最开始我以为夏侯离跟我说笑，他跟那么多个娘娘有染，别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秘密，可宫中确实从未有这样的说法，夏侯离又是那样谨慎稳妥的人，根本不会让把柄落在别人手上，天知道他是怎么让那些娘娘们快活的。

总归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沈延是不知道夏侯离的秘密的。

如果统辖东厂的督主不是太监，那从根本上，他就没有资格当督主。

我舔了舔唇，微笑道：「沈哥哥空口白话，就想哄我告诉你夏侯离的秘密，这一本万利的买卖，可不要做得太划算了。」

沈延神色微变，他亲昵地俯下脸，贴着我的额头问，「小仙儿真的知道他的秘密？」

我冲他妩媚一笑，微微颌首道：「可能是个致命的秘密，沈哥哥，拿什么跟我交换？」

沈延半信半疑，打量了我半晌，忽然笑道：「小仙儿帮沈哥哥扳倒夏侯离，沈哥哥保你不用殉葬，还能当上受万人尊崇的太后，如何？」

我伸手整理他的衣领，轻笑道：「沈哥哥，那以后你岂不是要叫我母后，那可不能像今夜这样，抱着小仙儿，吻着小仙儿了。」

他把我揽住，唇贴在我耳边低笑：「谁说的，到时候儿臣把母后金屋藏娇，夜夜都能陪着母后。所以，夏侯离的秘密是什么呢？」

我捂着嘴垂着脸笑，踮起脚尖在他耳边道：「沈哥哥什么时候给我实际好处了，小仙儿再告诉你。哦，比如，先帮仙儿解决了殉葬的事情吧。」

「小仙儿可别骗沈哥哥.....」

「怎么会呢？除了沈哥哥，小仙儿没有别人可以依傍了。」

「那小仙儿可要信守承诺。」

「只要沈哥哥别再负了我就好了。」

十一

祭天的时候，本是晴空万里，却在陈皇后举香时一个霹雳震耳。

那道雷电慑人，当场劈死一个站在陈皇后身边的宫婢，还劈开了白玉阶下一块古石。

「死人了！」凄厉的声音响彻在这高山之上。

尖叫，逃窜，场面混乱无序，众人惊慌失措，天公有意搭台做这一场戏，配合这九台山上惊悚恐惧的戏码，万里长空上登时卷起呼啸狂风，滚上黑云压城。

东厂负责本次护卫，陈皇后很快被簇拥着从九阶之下躲下来，正红飞鱼服在这苍茫黑暗的天地间尤其鲜亮。玲珑拉着我寻地方避雨，跑着总觉得步伐太慢，人群互相推搡，走没几步又落后，又听得身后的雷一道又一道，好像一个不留神就要迎头劈下来，怎么也跑不到前方殿宇去。

又一堆人拥护着姚贵妃开道，玲珑被推倒，连带着我一起摔在地上，雨水已经砸下来了。顾不上问疼不疼，我和玲珑又相互拉扯着要爬起来，可是玲珑腿摔了，一时之间又挣脱不起来，我拼尽力气搀扶起她，在暴雨里使劲往前挣扎。

雨水把视线都打得模糊。可是模糊的视线里，出现一展苍莽的斗牛红服，一双乌金长靴。

一把水红大伞遮去了磅礴暴雨。

「娘娘，需要奴才帮忙吗？」

我已经分不清眼睛上掉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我咬着唇，望了望玲珑，什么尊严，什么体面，统统都不要了。

我只要玲珑和我都活着。

我抬起脸，望着伞下那张妖冶明艳的脸，酸涩地恳求他，「督主，求你帮忙。」

他的脸上渐渐绽放出一个微笑。

他背起了玲珑，我执伞依傍在他身边，在黑天暗地的雨里往前行走。

督主不用拼挤，他往前走自然就开辟出了一条路，他的步伐大，每走一步都要稍微停下来回头看我，他那双璀璨的长魅眼在朦胧的雨里尤其的明亮，「娘娘，跟上奴才，别丢了。」

我抽噎着说好。他又不放心，伸出一只手来，把我紧紧拖住，再同我并肩往前走。

恍惚之间，仿佛回到小时候，我们贪玩，在荒野遇上暴雨，小家奴也是这样，走在前面开路，又时不时停下来等我，不厌其烦地对我说：「主子，跟上奴才，别丢了。」

苍茫寂寥的荒野，天再黑，雨再大，小庶女也不是一个人前行，总有那个执着稳笃的小家奴在前方候着她。

十二

白玉阶被天雷劈出了一块古石，石头上镌刻了血字。

「夏氏忠良，含屈枉死。」

这场祭天，一部分缘故就是为了平息关雎宫夏贵妃的冤魂。

结果，天降厄运，还砸出了这样一个血书。

陈皇后听见的时候，吓得昏了过去，姚贵妃也拿不住碗，姜茶摔了一地。

雨初歇，我站在廊下喝姜茶，静静地望着屋檐下成串的水珠砸在青砖上，集聚成一片又一片的小湖。

日光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溜了出来，宁静地吮吸着这一片片小小水泽。

有些小时候的事情记起来了，夏侯离是我娘捡来的，他刚来到我家的时候，总是跟我抢娘亲，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在噩梦中哭醒，我娘总是要哄他。他身上有一块很漂亮的玉佩，上面

写着「夏」，可是我娘把他的玉佩藏了起来，娘亲说他姓夏侯。

夏侯离或许是姓夏。

从关雎宫闹鬼，再到祭天，都是夏侯离在一手推动。

他当年进宫是为了什么？跟枉死的夏氏有关系吧。

忽然打了个喷嚏，身上就落下来一件红色披风，夏侯离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他与我并肩站着，沉寂了片刻，闷声问：「娘娘，昨晚说的话还作数吗？」

他也淋了雨，有些鼻塞，说话闷声闷气的，手上端着一碗滚烫的姜茶，低眸吹着热气放凉。

很难得见夏侯离这样乖顺的模样，把那张狂的大红飞鱼服都撑出几分温柔来。

很容易把人的心酝酿得柔软缠绵。可这种恻隐心软，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，都不是好事。

我们都是一脚踩在阴间的亡灵，活人无休黑夜里，若是痴心妄想，贪恋明亮温暖的白昼，会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的。

昨晚约定好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再招惹对方。

督主就该不择手段，六亲不认，冷血腹黑，才能稳当地做好东厂督主这个位置。

昙妃就该虚与委蛇，谄媚虚伪，无情无义，才能保住一条卑微的小命。

他继续做他的人上人，我继续当我的人下人，各凭本事，在自己的道上一路走到黑。

这才是我们各自该走的路。不要有交集。谁也不会成为谁的负累，谁也不会成为谁的软肋。

我抿了最后一口姜茶，抬眼望着他，「今天就当本宫欠了督主一个人情。有机会的话，本宫会还的。昨晚说的话，还作数。督主和本宫，还是各走各的道，互不烦扰。」

他停下喝茶的动作，掀起眼眸寒湛湛地望住我，慢慢冷笑起来：「娘娘的心，是铁打的，不会痛，也不会流血。不像奴才，心是血烫的，肉造的，会流血，会发痛，还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犯蠢，捧出来叫娘娘践踏。」

哐当。他把滚烫的瓷碗狠狠地掷到廊前一汪汪的水泽里，破碎的瓷片溅得漫天乱飞。

我面无表情冷道：「督主，本宫没心，也没想要你的心。」

他咬牙冷笑：「是奴才犯贱，再也不会有下次了。」

他踹了一脚栏杆，拂袖走了。

小家奴，跟着权势与日俱增的，还有这糟糕的坏脾气。

可是他冲着谁发脾气呢。

其实他知道的，聪明的督主比谁都知道，这才是对的，这才是我们都该做出的最理智的选择。

有时候，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，而是该不该的问题，我们都不是幼稚的小孩子了。

沈延这只恶狼还在环伺，无论如何，小庶女总不能叫自己家的奴才被别人欺负啊。

更何况，我也很有兴趣与狼共舞呢。

叫沈延相信我爱他，相信可怜的昙妃娘娘对他一往情深，以为昙妃娘娘是个蠢货，这样最好了，只要他不把我当一回事，什么时候把后背露出来，什么时候我就能从背后送给他一刀子。

十三

回宫了，祭天失败，老皇帝病重垂危，发生了一件吊诡的事情。

老皇帝竟然单独召见了，我，人微言轻的昙妃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灯火明明灭灭，躺在病榻上的老皇帝就是一具即将枯朽的骷髅，生命已经被酒色掏空，形如枯槁，那双污浊的双目空洞洞地望着帐顶。

我坐在他的床沿边静静地削梨。

「小仙儿，朕最近常常梦见你娘了，她还是那么年轻、那么漂亮，穿着一身白裙，对着我笑……」

老皇帝快死了果然糊涂了，糊涂了才会痴心妄想，以为我娘对他笑。真恶心。

可我不能说出来，只是慢腾腾地用小刀子削着那粗糙的梨皮，微笑，听他回忆。

老皇帝或许是回光返照吧。他说起许多往事，我不知道的往事，关于我娘的秘密，夏贵妃的故事。

我娘和夏贵妃同一天出生，并列晋安城第一美女，娘亲是清水芙蓉，夏贵妃是国色牡丹，娘亲出身富商之家，有钱，夏贵妃出身公侯之家，有权，两个晋安最出色的女人是闺中密友，在她们十五岁生辰那天，遇见了天子，悲剧根源自此而生。

夏贵妃爱上了天子，天子爱上了我娘，我娘爱上夏贵妃的哥哥。

本来这种纠葛的错爱未必酿成悲剧，可一旦权力从中作梗，贪欲执念作祟，就阴差阳错，成就了一出悲剧。

新登基的天子为稳固政权，娶了夏贵妃。

我娘和夏贵妃的哥哥情投意合，也定了亲，暂未过门。

可是有一天，夏贵妃有孕，娘进宫去探望她，却被旁人带到一个无人的冷宫里，被天子强占了。

天子欲迫娘亲进宫，可是娘亲宁死不屈，夏贵妃发动夏家权势保护娘亲，入宫一事才作罢。

当时恰逢夏贵妃哥哥出征打战，夏父得知娘亲失清白一事，立即退了婚。

我娘在婆提寺度过了一年，出征的夏贵妃哥哥还没回来。

可是娘亲生下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被抱到太傅家去了。

外祖父很快把娘亲许配给晁家做妾。

假如当年夏贵妃不是坐胎不稳，缠绵病榻，或许她能帮娘亲一把。

又或者如果当年夏贵妃哥哥早一步回城，他能把娘亲夺回去。

可是世事总是悲剧地巧合，娘亲嫁入晁家的第二日，夏贵妃哥哥凯旋归来。

一切已成定局。

娘亲在晁家绝望地过活，我那便宜老爹最初贪慕娘亲的美貌、财富，对她恩宠有加。

可是后来，娘亲在礼佛路上被强盗绑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夏贵妃哥哥去剿匪，娘亲已经怀孕了。

我就是那个野种。

娘亲被视为不贞不洁，可她还有丰厚的嫁妆，她活着的时候，晁家人不敢赶走我们母女，他们还要依附在我娘身上，吸吮最后一口鲜血。

沉寂的灯火被微风吹过，无意地跳了跳。老皇帝像是死了，阖上眼，双手合在胸前。

可他没死，他尚存了一丝鼻息往外出气。

我脸上的笑容沉下来阴霾，我问老皇帝：

「难道陛下的太子，和陛下的宫妃，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吗？」

这个世界怕不是疯了吧。

过了良久，没有人回答这个荒诞的问题，我以为他死了。

正准备摇铃，老皇帝忽然伸出那只枯枝一样的手，紧紧缠住我的手，用那浑浊无力的声音说：

「错了，我错了，什么都错了。太子不是太子，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和千干的儿子，是夏侯离。」

千千是我娘。

五雷轰顶。

浑身力量都在一句话里流失掉了。

荒诞。离谱。不可能。

老皇帝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

他来不及告诉我他是怎么发现弄错的，他是怎么确认夏侯离才是他的儿子的。

他仅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。

他说，他要废了太子，他要他真正的儿子登基。

他说，他留下的诏书藏在东厂的诏狱。

他说，他会留下遗命，让我成为太后，让我找时机，扶持我的哥哥，夏侯离登基。

奄奄一息的灯火终于灭了。

我把铜铃摇响，压山倒海的宫人跑来，我像一个行尸，站在门口，被风吹得迷了眼。

皇帝死了，我和陈皇后，同时成了太后。我是西宫太后，她是东宫太后。

沈延暂时登基了。

十四

宫里头办起了丧事，入了夜，触目所及，凄凉白帷帐，白灯笼，白烛，一片白茫茫，惨淡淡。

陈皇后已经哭晕过去了，而我这位始料未及的年轻太后，尽心尽力地哭灵，守灵。

丧礼是夏侯离主持的，我们不可避免在这灵堂碰见了，那会我哭得眼睛发痛，倚在柱边揉眼皮，沈延伸手搭在我肩膀上，一边拍着我的背，温声细语：「母后，切莫悲痛过度。」

夏侯离几次来请示，目光沉静，他只当我是陌生人。

如果我们真的是陌生人，互不相干的人多好啊，哪怕是仇人也好，总归，比是兄妹好。

我去后堂歇息时，迎面遇见了他，他冷冷瞥了我一眼，从我身边掠过。

可冷淡的声音像一阵乍暖还寒时的雨，轻忽忽地落下来，砸得心头都发冷。

「奴才恭贺娘娘，所得皆所愿。」

我对他说不出一个字，只能微微仰起脸，对着风口用手扇酸涩的眼睛，扇了一会又觉得多此一举，太后哭灵理直气壮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悲痛的理由，可以放肆、无拘地掉眼泪，没有人觉得异样。

入了夜，剩我和沈延守灵。

我漠然地往铜盆里烧纸钱，看着青蓝火焰烧出一缕缕烟，看炙热的火焰漫过指尖，一点点刺痛，慢慢牵动知觉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大门被关上了，廊檐上的招魂铃阴森森地摇晃着。

沈延什么时候抱住我的，我没知觉，直到他的指尖，沿着我的喉咙，滑下去，到锁骨前缘，冰冷从肌肤一点点渗透到四肢百骸。

我震愣地望住沈延，这是灵堂，堂前还有一具棺材，一具未寒的尸骨。

他勾住我的腰，抵在森冷的柱上，绵长的、雪白的帷幕飘下来，覆住我们。

一边停放着祭奠的花圈，高几上白烛明明灭灭，把纠缠的影子点明，掐暗。

「沈延，你疯了。」

我听见自己沙哑如瓦砾的，沉痛过度的声音。

他不为所动，用那冰冷的指尖放纵地肆虐我：

「我没疯。小仙儿，把你献给他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他死了，他终于死了，我就是想要在他的灵堂上，让你重新做回我的女人。」

我发狠地咬他，推开他，「沈延，你不嫌脏吗？我侍寝过……」

蛮力斗争，女人总是吃亏。我撼动不了他半分，反倒被他揽得更紧，更贴。

他舔了舔我的唇，哑声笑道：「小仙儿，你别蒙骗我，你一侍寝就吐，怎么侍？」

我怔然地盯着他，「你怎么知道……」他笑得愈发无制，「催吐的药是我下的，我怎么不知道。」

最后，他斩截道：「小仙儿，你只会是我的女人。」

森冷的手从衣裳下摆探入，恐惧四面八方涌来。

惊惶之中，头脑也瞬间清明。

如果，如果他要了我，他就会发现我失去了贞洁，他就会知道，夏侯离的秘密。

我咬牙压制住那些惶恐，伸手捞住他的手臂，用那最无用最懦弱的眼泪去哄他，「沈哥哥，我在你心里，是不是连娼妓都不如？」

他暂时停下手掌的抚弄，用那双幽深泛蓝的眼眸审视我，我咬着唇继续垂泪：「你不过拿我当泄欲的玩意儿，在这样的地方，这样混账地苟合，就连娼妓，起码也是在床上。你就是这样糟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吗？」

我暗窥他神色，他神情渐渐有些松动，那双欲色浓烈的眼眸也隐约温和了些。

他小心试探道：「小仙儿，你待我，还有几分真心吗？」

我拿手帕掩住脸，低泣道：「有没有，又有什么分别，横竖你也不当一回事。」

直接说有，他只会怀疑，只有故作打情骂俏，捻酸做醋，他才会以为我是真情实意。

隔着手帕，我看见他彻底动容的神色，我在心里冷笑。

他放过了我，这回仅仅是把我拥在身下，声音夹杂着难言的喜悦：

「有分别，小仙儿，我还以为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只要你对我还有真心就好。」

我拿指尖缠绕他的一缕发，闷声闷气道：「可是那又怎么样，我们注定有缘无分。我是太后，你是皇帝……」

他伸手覆在我的手背上，温言细语：「小仙儿，我们可以长相厮守的，如果没人拦在我面前……」

我佯做天真：「哦？沈哥哥，你都登基了，还有谁拦你呢？」

他的眸光渐冷：「夏侯离不死，我这皇位，坐得也不稳。」

我幽声道：「可惜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你。」

他盯着我的眼，诱骗道：「小仙儿不是知道夏侯离的秘密吗？告诉沈哥哥吧。」

我作势倚在他胸膛前，低头妩媚轻笑：「我知道啊，夏侯离的秘密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沈延专心致志地听。

我嘻嘻笑道：「他喜欢陈皇后。」

沉寂片刻，沈延捏住我的下颌，和我四目相对。

「小仙儿是在拿沈哥哥取乐吗？」

我露出认真诚恳的神色：「沈哥哥，这有什么好取乐的，他和陈皇后厮混，可不就是致命的秘密吗，你看他对陈皇后言听计从，还常常流连凤鸣宫，宫里头人都说.....」

宫里头谁不知道督主可以用法子让娘娘们高兴啊。我知道，宫里头人知道，沈延当然也知道。

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，可我没骗他啊，这确实是，我知道的，夏侯离致命的秘密呢。

沈延不悦地打断了我：「够了.....」

他又开始怀疑我了。

我把笑隐淡了，推开他，往火盆那一边走一边叹息：

「沈哥哥，这会是不是觉得仙儿没用？前头你说要跟我长相厮守，也是在哄我吧.....」

他追上来，擎住我的手，一寸寸地打量我的神情，没看出破绽，这才答道：「小仙儿，你何必这样防备我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」

我冷笑着，把他的手一摔，寒声道：「究竟是谁在防备谁？沈延，我对你一腔真心实意，你呢，没有一刻不想利用我。我只是个小女人，你少拿对外面人那一套来对付我。」

他被我突如其来的脾气一时唬住了，又把刚浮起的猜忌压了下去，他重新拉我的手，摸我的头，温言道：「小仙儿，是沈哥哥错了。我也是着急，想早点铲除我们之间的障碍，你消消气.....」

我冷着眼看他，慢慢把气消下去，趁势给他一个台阶，还有一个陷阱跳。

「呵，你当我不想吗？你知道老皇帝为什么突然召我，让我当这太后吗？」

沈延面上显然地探寻意味。「嗯？」

他其实早就想问了，这个问题估计在他心里都过了千百遍了，只是还没找到时机问，这下我主动说出来，彻底帮他打消疑虑。

「他叫我要帮你铲除夏侯离，我也疑惑，他为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呢，他说我跟夏侯离认识的时间久，总是能比旁人多了解他，对付起来，就有把握些。不过我想老皇帝错了，我一个小女子，哪能懂这些呢，我想你也不信我，就算了罢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这程子话，算了算了.....」

我叹气摇了摇头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下定决心道：

「小仙儿，我信你。」

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沈延相信我了。

我拉着他的手，对他娇嗔：「往后你再不信我，我就不理会你了。」

他把我轻轻抱住，下颌抵在我的发顶上，「不会了，小仙儿，往后我们齐心协力。」

我勾唇一笑，「齐心协力，完成老皇帝的遗愿。」

这守灵的一夜，侥幸逃过一劫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沈延开始敞露后背了，不过只是个开端。

沈延先我一步出去了。

玲珑提着灯笼来接我，我身心俱疲，借着同玲珑寻常聊几句消乏。

「娘娘，督主现在越来越可怕了。」

「哦？怎么说？」

「刚才我来的时候，撞见他了，他那个脸阴沉沉的，好像谁挖了他祖坟一样。」

「在哪撞见的？」

「喏，就在停灵门前，他好像在那站了挺久了，我看他头发上都沾了些寒露。」

忽然觉得脚上千万钧重量，抬也抬不动。

他什么都听见了，他又该什么都信了。

心像被什么突然戳中了一下，发麻地生疼。

十五

当上太后的我很忙，每天总要请些贵妇进宫来谈天说地，打发时日。

有时候聊得起兴，还会跟她们出宫去逛逛。

当然，沈延派人监视着我，最初盯得很紧，可看我确实是吃喝玩乐，他也就慢慢松懈了。

祭天血碑的事没完，还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
万民血书请求彻查当年夏家冤屈一案，至今晋安城百姓还记得那位骑马斜倚桥、满楼红袖招的夏家公子，年轻少将，夏煜。

他死在辉煌璀璨时刻，打败敌寇、率军凯旋归家的时刻。

边关刀光剑影、寒风冷雪伤害不了他半分，可这锦绣荣华的晋安城，却不由分说把他围杀。

那时，太傅、陈皇后母家、姚贵妃母家等多个重臣联合上书，参奏夏煜通敌叛国，皇帝震怒下令灭夏家九族。

万民拥护的少将夏煜死在了断头台上。

风华正茂、二八年华的贵妃也勒死在了梧桐树下。

夏贵妃的小皇子也死在一场无妄的大火里。

夏家自此绝灭。

可生命能磨灭，公义正道长存人心，一时之间，为夏家平冤之事在民间闹得沸沸扬扬。

现在的天子本想对此案敷衍了事，毕竟牵扯其中的，大多数是他的党羽。

就在天子对着诸位臣公扬言「民间流言不足为证」的时候，督主出列，抬手一挥，东厂番役押上一列被鞭笞得血肉模糊，当年指证夏家的证人。

证人经历过东厂的刑狱，从地狱走了一遭，连叩头把真相一股脑地说了。

众目睽睽，天子还欲说些什么搪塞之词，督主雷厉风行，对天子冷笑道：

「陛下事务繁冗，臣愿为陛下分忧，彻查此事。」

「夏侯离，你竟敢擅专！」

天子站在金銮之上，气得面色发白，督主站在阶下云淡风轻，二人僵持片刻。

西厂的人被拦截在外，东厂的人围住了朝堂，锦衣卫作壁上观。

太傅、陈相、姚相这些老臣纵要护卫天子，可是没兵就没有发言权。

姚相试图从言语上震慑督主，「夏侯离，你反了你！老夫要参你，掌权自重，妄图.....」

都没看见督主是怎么出手的，只是血染金銮殿，督主的眉眼十分冶艳，比鲜血还艳。

督主平和地擦拭绣春刀上的血渍，叫东厂番役把尸体拖下去，又抬眼对诸位臣工温和一笑：「姚相离间陛下和本督，罪该万死，本督为陛下清君侧，惊扰了诸位，莫怪。」

全场寂静，众人屏息。

督主说罢，又拿那双冶艳的眸望住天子，漫不经心道：「陛下，彻查夏家冤屈一事，就由臣着办吧？」

督主哪里是在问，分明是斩钉截铁，不留分辩。

天子惶然地跌坐在龙椅上，摆手，「劳烦督主。」

当天晚上，沈延把我压在榻上，他想从我身上寻求安慰。

我连忙止住他，望着他轻轻一笑：「陛下，前朝不宁，你也不该在这后宫放纵，若是叫人知道，天子和太后乱伦，岂不是更让人拿住了把柄.....」

沈延目光渐渐变得森冷，盯着我：「母后，是真的替儿臣着想，还是不愿意同儿臣欢好？」

他的目光像一盏窥照的镜子，似乎要把我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。

我在脸上浮现好脾气的微笑，伸手埋进他的发里，用指腹为他按捏解乏，轻声含笑道：「陛下这无名火发得邪性，无缘无故又对我生疑，你若是不信我，何苦还来纠缠我。」

沈延松懈了几分，揽着我的肩沉默了片刻，才恼忿道：「夏侯离那个阉狗，我迟早要他碎尸万段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陛下可有什么法子对付他？」

沈延抚摸我的脸颊，吻了又吻，愤怒稍平缓了些，方道：「若是锦衣卫能为我所用，铲除东厂指日可待。」

「哦，陛下可有什么主意了？」

沈延冷笑道：「锦衣卫指挥使宁衡是个狐狸，他到现在都作壁上观，不肯押宝。」

我的脸乖巧倚在他的手臂上，寒笑道：「是人总有弱点，要么贪财，要么贪权，又或者，贪色，陛下应该投其所好，见机行事。」

沈延捏住我的下颌，对着我的眼睛，叹息道：「母后聪慧，可惜宁衡现在家财万贯，权势在握，钱权两不缺，既有这底气，也不差女人.....」

我撑起一只手，伏在他面前，微笑道：「陛下可知道，我这些日子，总是喜欢在宫里头办些聚会，请些贵妇进宫来做什么吗？」

沈延挑眉问道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支手在下颌，娇声笑道：「你们男人做政治，只晓得刀光剑影，哪里晓得，歌舞升平也出成就，你以为我成天攒局是为着玩乐吗？我可是为了陛下你，煞费苦心。把这些个女人聚在一块，聊些家长里短，市井流言，听得多了，对这些百官可了解得更透彻些，不单单是朝堂上了，就连家里头那点芝麻烂谷子的事，都能摸透了，诶，你说巧不巧，才说呢，我前儿就听见了宁衡那些个破事.....」

我看着沈延的目光显然地流露出了兴趣盎然的意思，方继续不紧不慢说下去，「宁衡早些年是靠泰山发家的，家中夫人又是个虎婆娘，一直把他压制得死死的，可近些日子，他这个狐狸，老房子着了火似的，看上了一个寡妇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还强取豪夺，把人家占做外室，经常连家都不回了，常常流连在外宅。陛下，可拿这位外室做筏子，逼一逼宁衡.....」

沈延若有所思，盯了我一会儿，方慢慢笑道：「母后果然是儿臣的好内助。儿臣该怎么奖励母后呢？」

我敛眸笑道：「若是陛下当真心疼我，就让我过几日清闲日子，你常常夜里来我这胡闹，叫人撞见了，传出去，叫那些言官知道了，怕是要拿我去祭天。」

沈延又覆上来，按着我的双肩，垂下脸来逼近我，笑道：「儿臣听母后教诲便是了。可是母后，今晚给些甜头儿臣尝尝吧。」他一边说，一边试图从衣裳下摆探手进来，抚山弄水。

我连忙蹙眉捂住小腹喊疼，对他惨淡笑道：「今日身子污秽，陛下就饶了我一回吧。来日方长。」

暂时把沈延唬住了。可他并不走，想要在我这过夜。

我正在想法子赶走他，玲珑拉了铜铃，在门口道：

「娘娘，宫里头出事了。东厂的人，在抄陈太后寝宫。」

沈延的柔情蜜意登时消散，他那副脸很快阴沉又狠戾。

督主下手，果然是快准狠，连半点功夫也不给这位天子准备。

我和沈延一齐到了南月宫——陈太后的寝宫。

东厂卫军把南月宫围得密不透风，百千火把将这金碧辉煌的宫殿照得亮如白昼。

夏侯离负手站在火把前，脸色极白，五官极浓烈，十分妖冶。

我已经有一些时日没见着夏侯离了，总是听说他。

听说他没日没夜彻查夏家冤案，听说他审犯人手段愈发残酷狠戾，听说他通宵达旦饮酒纵欢。

专心做事的督主，成绩显著。这才是他该走的路。若是，不纵酒伤身，就更好了。

听见我们来了，夏侯离在火光中张眼望过来，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，又把目光移向沈延。

面上结上肃杀的笑容，他并未对沈延行礼，就那么挺拔地站着，含笑道，「不过是抄个太后，不必惊动陛下。」

沈延气得脸发白，却不能表露半分，只能含糊笑道：「督主辛苦了。」

夏侯离讲到「太后」二字时，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。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。

夏侯离似乎有所察觉，又朝我望了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今晚只是抄东太后，西太后不必烦忧。」

他目光里的恨意涌动，那样明显，又悄无声息地，无影无踪地化成小刀片，一点点撬起心脏边缘。

不是骤然地发疼，而是细细麻麻、密密集集地，你以为不疼，可刚压下去，又有其余角落，或者四面八方焦灼地发起疼来，叫人喘气也喘不过来。

我垂下眼，不能再看他，再看一眼，就会被那目光逼得窒息。

正说着，忽然殿内就传来呼呼喝喝的声音，有些宫女被驱赶着散了出来，一时之间作鸟兽散。

紧接着，就有一众厂卫簇拥着陈太后出来了。与以往众星拱月的簇拥不同，这回，陈太后是被众星拱月地押赴出来的。

蓬头垢面，形容狼狈，陈太后昔日那张保养得娇嫩的脸，没了胭脂和白粉做底，在这明晃晃的灯火下残败衰老得厉害。

她还未充分接受即将抵达的命运，还在奋力地挣脱手上的绳索，见到夏侯离，那双已经衰老的眼眸又亮起了光来，竭尽全力地挣脱开厂卫的压制，朝夏侯离奔去。

尊贵的陈太后忘记了体面，她奔到夏侯离面前，跪了下来，以一种乞求姿态望着他，被捆缚的双手牵动他红色袖袍：「督主，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我吧。」

往日情分，我抬眼望着他们，夏侯离远远望过来，不过是不经意，错上一眼。

陈太后还在苦苦哀求做情，夏侯离垂下眼，夺下她手中的鲜艳袖袍，轻声笑道：

「本督是个残破之人，怎能奢求同太后娘娘有情分。若论情分，恐怕迷迭香和娘娘的情分，更深些。」

迷迭香致幻。或许，督主就是用这迷迭香，让后宫娘娘们快活的。

陈太后脸色衰败，还想攀附上去，扯他的袖子，却被他踢开了。

他手一挥，边上的厂卫再次把陈太后按住了。

沈延终于按捺不住，想出声喝止。毕竟沈延入宫后是养在陈太后名下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可是他的喝止声显得过于苍白，他命令东厂厂卫住手，东厂厂卫置若罔闻，齐齐望向他们的督主。

夏侯离走到沈延身边，伸手搭在他肩上，懒惫一笑，道：「陛下应当多匀点时间来理朝政，少些时候去后宫厮混。」

沈延气得唇都颤抖，说不出半句话。

夏侯离一边说，一边笑，一边侧过脸来，用那双妖冶的桃花眼来望住我，

「西太后有功夫，多念念佛经，学些三纲五常，才能给后宫树立典范啊。」

「省得哪一天，也同这位东太后一样，沦落到这样的下场。」

我听见自己惨淡的笑声，「本宫就不劳督主费心了。」

当天晚上，东太后被勒死在关雎宫梧桐树下。

第二天晚上，姚太妃也被勒死在关雎宫梧桐树下。

当年的夏贵妃，就是被东太后和姚太妃勒死在关雎宫的梧桐树下的。

十六

千灯节时，我在人潮拥挤中望见了夏侯离，他提着一盏灯，身旁依傍着一个鲜活明亮的姑娘。

她在笑，唇边一点笑涡，红衣裳鲜艳，他除了提灯，手上还提了许多刚置办的玩意儿，神色温柔。

他们一说一笑，没有人注意到几丈开外的我。

我听说过，督主捡回了一个姑娘，叫小仙儿，他很疼爱她。

疼爱到，可以抛下百般事务来陪她逛千灯节。

千灯节是情人相会的日子。

手上的灯什么时候跌落的我也不知道，不远处又有钟鼓鸣，有新的热闹看，人们脸颊上盈满洋洋笑容，我呆呆站在原地，逆着人流，被撞得也浑然不觉疼。

我一个寡居太后，在这种时候，又来凑什么热闹呢。只不过是因玲珑说，今夜的晋安城是个不夜城，四处张灯结彩，火树银花，数不完的灯直挂到天角去，长街上还有许多逗趣的戏班子、杂耍、各样小吃、精巧首饰。

我心动了，太后偶尔贪玩一会，罪过很大吗？晏仙儿偶尔贪慕喜庆，痴心妄想吗？

现在看来，还真是，我有些后悔了，还不如就待在寂静深宫里剪灯花，总比现在要好些。

别人的热闹，别人的喜庆，与我何干。

玲珑喊我，把我的魂召了回来，她笑得明朗朗，我脚步虚浮，任由她拉着一齐钻进新的热闹摊子。

人们在射箭赢喜头，大多数是男人为心爱的女人赢奖品，一阵阵欢呼喝彩声，得了彩头的男人欢天喜地，捧着礼物送给心上人，女人红着脸推拒片刻，最后连手带礼物被情人握在掌心里。

他们都笑得很甜、很温柔，把人的心都熨烫得妥帖。

玲珑挨在我身边羡慕道：「什么时候，也有人给我赢彩头呢？」

我不作声，只是冷淡望着高架上的彩头，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，可如果是心上人排除万难，珍重万分献上来的，就价值连城了。

叫人盲目的爱情。

忽然有人也挤了过来，红得扎眼。

「离哥哥，我喜欢那个小兔子泥塑，你帮我赢回来好不好？」

娇滴滴、软绵绵的声音，我转过脸，撞进夏侯离那双璀璨的桃花眼。

他和我一样始料未及，但很快恢复了寻常神色，没有作声。

我们都当作不认识对方。

心头叫人窒息的感觉又席卷上来，我想扯了玲珑走，可是玲珑已经闯到最里头去了，她手上拿着那个小兔子泥塑，对我招手，「主子，你不是喜欢小兔子吗？我给你赢回来。」

周遭的人都望住我，我不能叫玲珑在热闹里唱独角戏，只得也挤开人群，上前去。

玲珑是个傻瓜，她根本就不会射箭，举着箭歪歪扭扭瞄了一会，射出去，没到靶子上就先落了地。

玲珑很沮丧，可我也不会射箭，我捧着钱袋子问店家，能不能买。

店家笑道，这是个喜头，大家只能各凭本事赢回家。

我们拿不走小兔子，可是夏侯离可以，那个小仙儿怂恿着他上前来赢彩头。

我和玲珑归置到一边，看夏侯离，举弓射箭，毫不费劲，正中靶心。

小仙儿拍掌欢笑，店家把小兔子泥塑捧上前去给她，她很高兴，朝夏侯离身边奔过去。

我们主仆没看下去，挤开人群往外走，玲珑还垂头丧气，我摸了摸她的头，笑道：「那玩意儿不值钱，没什么意思……」

玲珑低头闷声道：「主子最近都很不开心，我就想给你赢个彩头，叫你高兴高兴，我真没用。」

本来并没觉得什么，昙仙儿从来都是求而不得的，早就习惯了，没什么。

可这个讨厌的玲珑，惯会惹人掉眼泪。

我用手揉了揉下眼皮，一边揉一边笑道：「胡说，我明明很高兴，天天都很高兴……」

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，比起之前差点殉葬，现在起码是个太后了，没那么缺吃少穿的。

我半睁着眼望着前方的灯火，有些迷离了，晃得眼睛朦胧。

正说着，玲珑忽然停下脚步，扭身跑回去。

她赶在我拦截她之前，拉住夏侯离问：「督主，小兔子能不能给我？」

一根筋的玲珑。

那个小仙儿把那小兔子紧紧捂住，张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瞪着玲珑，还有，追上去的我。

夏侯离默不作声地望着我。

我狼狈地把玲珑扯回身后，掀眼对夏侯离微笑：「她胡闹，不用管她。你们继续玩吧。」

夏侯离仍盯着我，街上的灯火都融在他那双璀璨的眼里，明明是很和煦的光芒，可是看一眼，就觉得冷一秒。

就好像，你曾经拥有过一件至珍贵的物件，到头来，不属于你，这物件愈好，你就愈忿忿不平。

可注定的，什么办法也没有。连挣扎都没得挣扎，就陷入沼泽里。

我不敢再多贪看一眼，急忙拉着玲珑扭身就走，手腕却被紧紧握住了。

我挣了挣，施压在手腕上的力量却分寸不让，蛮横的督主。

「为什么哭？」

那低得发沉、哑得发闷的声音差点又叫我破防。

不知道藏在胸脯下那颗破损的心都叫酸醋酿过几回了。

还好这回我摆布住了那汹涌的眼泪。

我深深吐了一口气，回过脸望了眼边上神情异样的小仙儿，再望向夏侯离，勉强扯出一个笑来：「督主看错了，今儿这么好的日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有什么好哭的。」

这回我摆脱了他的束缚。

玲珑说要去湖边点花灯祈愿，她去买灯，我坐在湖边等她。

灯火通明，我的眼前却忽然一暗。

十七

半昏半醒之间，我听见一群人在说话。

「这么个白白嫩嫩的大美人，可惜了，马上就要喂鱼了。」

「蠢货，玩完再沉塘，谁知道……」

一寸寸的黑暗侵袭着意识。

「玩得尽兴点，下点猛药。」

有人捏住我往嘴里灌水。

「搬到船上去，玩完往湖里一扔，神不知鬼不觉。」

手脚被束缚，我被扔到了一张床上，摇得厉害，已经在画舟上了。

我听见男人粗噶放浪的声音，衣帛撕裂。

污糟的恶鬼要欺凌上来。

有人握住我的脚腕，有人按住我的手，有人扯我脖上最后一抹丝带。

昙仙儿真是个倒霉鬼啊。不过就是贪玩一会，就要落个这样的下场。

真是不甘心啊。

「急什么。等药性发作了，这小娘们自己勾上来.....」

浑身开始发软，发烫，发红。

那些人开始拆掉我手上脚上的绳索，他们知道，发作之后，我根本不会再有半分力气挣脱了。

我拼力用尖锐的指尖划大腿上的嫩肉，破开，陷入，很疼，可是还不足以抵挡那疯了似的欲念。

我死死咬住唇，紧紧攥住身下的床单。

那些男人也开始要发疯了。

我绝望地闭上眼。

却听见几声闷哼，有滚烫的、粘稠的血溅到我光裸的手臂上。

有人用温热的指腹奋力地擦拭掉我手臂上的血。

可男人的触碰此时是最致命的。

我半张开眼，什么意识也被情欲的一场大火摧枯拉朽地烧将起来。

来的人是我想要的人，可是是我不能要的人。

我猩红着眼，咬牙对他说，「夏侯离，不要碰我.....」

他没听话，捏着我的足腕覆身上来。

屋里没有点灯，只有窗外落进来几点模糊的光，根本分辨不清他的神色。

「不要，我不要你.....」

夏侯离，你知不知道，昙仙儿和你已经错了。不可以再错下去了。

他双手捧住我的脸，唇印在我的额头上，音色发沉：「这会，你只能要我了。」

那是无药可解的媚药，再拖延下去，血脉挣裂，死路一条。

他不由分说，撞进了那个禁忌世界。

一错再错。

晚来风急雨骤，黑沉的夜，狭窄的船舱忽然被雷雨裹挟着，卷入汹涌漩涡，在翻腾的巨浪中，自此坠入无法无天、永无白昼的万丈深海之下，永不见天日。

十八

行事至夜半，江面上下起了雷雨，一程风，一程雨，一程凉。

我失去所有力气，被他双臂禁锢在怀里。

我低头看着我们相扣的十指，每一根血脉都在发麻，脑子也轰鸣得厉害。

我这是做了什么，法理不容，世人唾骂，令人发指。

丧失的理智、纲常渐渐被找补回来，连带着那无情无义的言语也从唇边疲惫泄露。

「夏侯离，送我回宫。」

我的脸掩在他敞露的胸怀里，没有望他的神情，只是话刚落，他的身躯微顿。

他的嗓音哑得厉害：「然后呢？」

「然后，」我艰难地从唇间蹦落剩余的字，「督主和本宫，没有然后。」

他扣着我的指尖那样发冷，一言不发。

沉寂了半晌，他沉默着推开我，起了床，一边理裳，一边踱向窗边，停在窗边，背对着我看雨。

雨被江上渔火照得凄迷，他的背影被这迷离雨夜镀得孤寂沉鸷。

我捡起红色肚兜，单薄的丝料被他揉得发皱，手指一捻，重新覆上发冷的胴体。

一件件披了回去，我扶着床沿，虚软地站起来，窗边的他忽然冷笑道：

「在床上是离哥哥，下了床，什么也不是。」

「早知如此，奴才就不该来。」

「娘娘是生是死，与我又何干。」

那样深沉的悔意、恨意，比满窗江雨还寒心彻骨。

眼泪差点就抖落了下来，我用力咬住下唇，把那些沉痛压下去。

「欠你的，我会还你的。」

一茬又一茬的江雨把船舱内的寂静都淹没了。

终于等到夜雨暂歇，他先走出狭窄的船舱，最后沉重的乌靴在船槛那里停顿。

「娘娘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吗？」

他扬起手，手上的小兔子泥塑在迷离黑夜里白得那样扎眼。

「奴才以为，娘娘还像小时候一样，喜欢的东西抢不到，就会哭鼻子。」

小时候，小家奴为了哄小庶女不委屈、不掉眼泪，总是用尽办法为她赢尽她想要的彩头。

不一样了。管制眼泪的阀门又在震震地松动了，要拼了命才能把锁焊死、把门堵死。

一滴眼泪也不要掉。

我就那样干着眼，看着他毫无眷恋地把那件小兔子掷进沉黯黯的江水。

咕咚一声一沉到底。

最后是东厂的护卫把我送回宫，沈延站在朱红宫门前，冷着脸，负着手，寒声问我：「母后今晚去哪里胡闹了？」

我筋疲力尽，没有应他，只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往黑黢黢的深宫里头走，仿佛永远也没有天光。

可沈延不放过我，他扯住我的手，疯了似的，拖着我往我的宫殿去。

只是刚进了殿，一切宫婢被他驱散，宫门被他踢着合上了。

他甚至来不及到床上，就把我按在那深红销金的柱子上，发狠地吻我。

我发狠踢他，推搡之间，奋力扇了他一巴掌，他不敢置信地掀起眼凝视我，又抬起手，一点点按上那脸颊上的红痕，目光阴鸷，可是唇边却露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寒笑。

「母后不是喜欢儿臣吗？怎么连床，也不肯陪儿臣上了？」

我红着眼望住他，嗓音哑得抽噎：「我累了，今晚不.....」

手腕被他狠命掐住，他的嗓音在我耳边发冷：

「母后知道儿臣等了多久吗？儿臣以为母后喜欢千灯节，在宫里头点了千万盏灯，想陪母后赏灯，可是从傍晚等到天黑，从天黑等到半夜，儿臣还以为母后跑了.....」

不是他设的圈套？如果他演技真能这样精湛，还真是叫人服气。

我沉默着盯着他。

他说着说着，忽然寒彻彻笑道：「罢了，」他捏住我的下颌，直逼进我的眼眸深处，「母后是不是觉得这宫里头太冷清了.....这样吧，母后为儿臣生个皇子，热闹些，母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像没线的风筝似的，没个着落.....」

我望着他，沉沉笑起来，「陛下还愿意要我吗？本宫在宫外遇上了歹人，被拖进船里，强占了身子，不干不净了，要不是刚好遇上巡逻的东厂侍卫，本宫这会已经沉塘喂鱼了。」

沈延的面色一寸一寸地垮败，灰暗下去。

那双幽深得泛蓝的眼瞳渐渐现出杀戮的寒光。

最后，他叫许多宫婢来服侍我沐浴，洗了一遍，他说不够，逼着我洗了无数遍。

细嫩的白肤都拭红了，有些过嫩的地方都蹭破了皮，折腾了很久，直到他去上朝，我才终于可以歇息。

虽然很累，可是还好，惊心动魄地，守护住了秘密，还顺理成章地，叫沈延恶心我的身子了。

再好不过了。

十九

那天晚上要害我的人，不是沈延，是太傅，沈延的养父。

这养父养子，真是一丘之貉。没本事，就会欺负女人。

太傅是为了沈延好，若是太后和皇帝传出什么乱伦的事，那就荒谬了。

太傅为了他这位养子煞费苦心。太傅唯一的亲儿子很小时死于一场高烧，于是将一腔父爱尽数倾注于沈延身上了。

沈延当然投桃报李，哪怕我差点死了，他也只是哄我：「太傅年事已高，膝下无子，也是个可怜人，算了吧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一日为父终身为父，本宫贱命一条，哪敢计较。」

我需要去一趟东厂诏狱拿回诏书。

巧得很，晏家二叔犯了事，被抓进了东厂诏狱。

我名正言顺去东厂诏狱探监，可却被拦住了，厂卫说，就算天子来了也进不得，东厂诏狱，只认督主的手令。

将近黄昏，森严高墙之下的诏狱处于一片半昏半暗中，常年不见光明，透着森森的冷，寒鸦掠过。

东厂的人在施刑，厚重的铜门缝隙时不时泄出一些尖利可怖的哭喊声。

我正站在狱门之外踌躇，狭长的甬道上有人提着灯往诏狱过来。

脚步声渐近，那灯也逐渐把人的面容照亮。

照亮一张惊艳绝伦的脸。可那张脸分文笑意也没有，冷得同这诏狱森冷的墙壁、铜把一样。

不近人情，没有情绪。

他的灯把我的脸照亮了片刻，可他同我擦身而过，我的脸又黯淡下去，黯淡得几乎不存在。

厚重的铜门吱呀地推开的那瞬间，我转过身，奔到他身边，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，两根手指捏住他的袖口，急促道：「夏侯离，我想进诏狱，见见二叔。」

这将暗半暗的时分，霜露也跟着降落，他眉眼也沾了霜露，发着冷，透着寒。

「娘娘凭什么以为，奴才可以任由你召之即来挥之则去？」

他一边说，一边憎恶地拨开我停留在他袖口上的手指。

嫌弃，憎恶，原来对我，还有这样致命的屠戮力。

我缩回手，垂在两臂间，宽大的袖子可以掩盖发抖的指尖。

以及细细麻麻的创伤。

原来我这样不堪一击。

他不再理会我，提灯跨过高阶，进了那阴冷漆黑的诏狱。

在门快合上的时候，我浑浑噩噩地伸手去阻拦。

骤痛，甚至来不及呼救，我以为指关节都会粉碎的时候，另一只不属于我的大手覆上来。

是那只大手替我承受住了锥心的痛，暗红的暗红，淤青的淤青。

门开了，他把我扯进那黑洞洞的诏狱，立在漆黑中，居高临下冷斥道：「娘娘想死，没必要拖累别人。」

我咬着唇，眼里蓄满眼泪，只能低着头，眼泪一颗一颗砸在阴冷的地板上。

「对不起.....」

他的声音仍冷硬，还生出了几分警惕：「娘娘又想做什么？眼泪这一套功夫，娘娘已经用过一次了，奴才这回不会再上当

了。」

可他一边寒声，一边伸出手来，在我的脸下，捧住那连绵不休的眼泪。

我满脸泪痕抬起脸望着他，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慑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想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他。

你是我哥哥，可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怎么办。

而且，最可怕的不是已经做了的事情，而是还在持续的眷恋。怎么办？

我们能不能逃走，离开这里，离开世人，只有你，和我。

我们就相爱。跟寻常人一样相爱。你只是我的小家奴，可以和小庶女永远在一起的小家奴。

好不好。

昙仙儿懦弱得可怕，无知得可怕。

「夏侯离，如果，如果……」

他敛眸静静望着我。

诏狱深处忽然传出来一阵凄厉的女人哭喊声。

这阵哭喊一下子把我的勇气吞噬了大半。

他回望了一眼，见我脸色发青，平静道：「那是一个乱伦的荡妇，不用理会。」

勇气彻底被吞噬了。

我没有再说下去，他也没有再说话。

他提着灯走在前方，把一寸寸黑暗点亮，我走在黑暗中，走在他身后，就慢慢看见了光，可是光只是短暂地，渐渐又会黯淡下去。

有人来向他汇报，他望了我一眼，和那人走到另一边去谈话。

我站在黑暗里，没人看我，身后是一块石阶，我背过手去拨弄，拿到了诏书。

二十

我忽然腹痛，见了红。

私下请了式微来替我把脉，她面色微变，那双杏眼睁得圆润：「娘娘怀了。将近两个月了，近期是有过激烈床事，导致胎相不稳，娘娘是想要保胎药，还是堕胎药？」

我颓然倚在榻上，怔然地望着窗外梧桐兼细雨。

一场秋雨，满地黄花残损。

我听说过，兄妹乱伦会诞下畸形儿。一辈人痛苦就够了，没必要把这痛苦延续下去。

可这个不期而至的生命那样顽强。没有人在意，他却暗中萌芽生长。

我覆上小腹，很微妙的感觉，明明没有动静，可却那样强烈地感觉到，有一根孱弱、细嫩的小指头触碰在我的掌心，轻轻挠着，就连耳朵也幻听了，有稚嫩的童声在一声一声地喊娘亲。

我仿佛被困在一个迷障里，怎么也走不出去，我明明看见光亮的出口了，可是我的脚，一步也迈不动，我不想走，甘愿被困，甘愿自我囚禁。

我对自己扯了借口，现在还不能堕胎，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，很快一切尘埃落定。

我先要了保胎药，还有其余几类药。

式微虽然是夏侯离的人，可是她有很好的医德，她会帮我保密。

沈延抓了宁衡的外室，宁衡这个审时度势的狐狸是个痴情种，他领着锦衣卫向沈延投诚了。

宫里头开始张灯结彩，为中秋节的百官宴做好准备了，沈延想要在那花好月圆的日子，联合锦衣卫，绞杀东厂。

我在中秋节前夕，托式微替我带了一封信给夏侯离。

式微刚走，沈延就来了，自从知道我失身以后，他就没过来了，或许这会，他以为他快赢了，想找人宣泄他的喜悦，他又

不恶心了，把我按在半明半暗的屏风前，捏着我的下颌吻我。

我用双手抵在他胸膛前，强笑道：「陛下，本宫可不干不净.....」

他竟破天荒地没有恼怒，分出一根手指抵在我的唇边，温柔笑道：「母后生气了吗？是儿臣错了，那档子事就翻篇了，母后往后，只做儿臣的女人。再也没有别人能碰母后了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陛下以为，言官都是摆设吗？」

他把我往身上扣，那双情欲浮动的眼眸含笑道：「明天夏侯离就死了，没有谁再敢对朕指手画脚了。母后和儿臣，往后能够长相厮守了。」

「陛下总是说笑。陛下会和自己的皇后长相厮守。」

「母后，不要总对儿臣冷言冷语，儿臣也有苦衷的。」

我讥笑道：「哦？陛下有什么苦衷，把本宫送给你父亲，本宫失宠的时候不闻不问，去九台山祭天路上，陛下还拿本宫的贱命来试探督主，哦对了，还有陛下的养父叫人杀本宫，陛下只叫本宫忍气吞声，本宫真是好奇，陛下说的苦衷是什么？」

他喉头滚了滚，眼神晦暗，伸手摆弄我耳际的流苏坠子，垂着眼，忽然幽声道：「他不是我父亲。太傅也不是我的养父，他是我真正的父亲。」

我惊怔地抬眼望住沈延，他又吻着我的耳际幽声低笑起来：

「很荒唐对吗？当年儿臣是真的想娶母后的，那时候东宫张灯

结彩，喜气洋洋，算好吉日以后，儿臣每天都在倒数，可是糟老头召见了，在太昭殿，墙上挂了一副美人画，美人是母后，老头告诉我，他喜欢你，他要你。」

「儿臣不是没有拒绝过的，可是太傅告诉儿臣，儿臣不是什么真正的皇家血脉，儿臣是个冒牌货，儿臣没有任何资格和底气阻挠老头，老头想要的东西，在那会没人能阻止的。」

原来是太傅玩的一手狸猫换太子的好把戏。

「儿臣利用过母后，可是儿臣不会伤害母后的。以后一切都会好的，母后要相信儿臣。」

沈延太不了解我了，他以为我是个任人践踏的圣母，可是他错了。晏仙儿是一个锱铢必较，有仇报仇的小人。

他现在摆出这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感动的是他自己，本质上沈延最爱的人是他自己。而女人，对他而言从来都是锦上添花。

我垂眸抚弄他的领口，低声问：「那真正的太子，又是谁呢？太傅又是怎么调换的？」

沈延握住我的手，半晌，「那都不重要了，母后多体谅体谅儿臣吧，儿臣这一路走得也心惊胆战，现在好不容易快赢了，母后就不要再跟儿臣置气了，今晚儿臣在母后这里过夜好吗？」

他没等我回答，径自把我打横抱起，放到床上，倾身上前。

我已经强忍着了，可是没忍住，吐了。太医诊出喜脉，还诊出了时日。

时辰上，这个孩子不是干灯节怀上的，是在祭天前，那时候夏侯离每晚流连在关雎宫。

沈延彻头彻尾想明白了，他面色铁青，额上青筋迸裂，那低沉的声音像地狱深处飘来的一样阴冷。

「原来是他，又是他，呵，当年我就该杀死这个小家奴。」

当年，什么当年，我惶惑地望着他。

他那冰冷的大掌抚上我的脖子，阴鸷一笑：

「当年，他要带你私奔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进了宫，我就叫人把他抓起来，捆在一个麻袋里打得没声息扔湖了，谁知道，这个下贱的奴才，阴曹地府也不收他，一个打渔的把他救了.....」

我的指尖发冷发颤，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夏侯离那么恨我，我一直以为，他凭什么恨我。原来，原来因为我那愚蠢的年少爱情，差点把他的命给葬送了。

他是该恨我的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把我恨到底。为什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，到我身边来。

我鼻音深重，隐着泪低笑道，「沈延，你真卑鄙。真叫人恶心，彻头彻尾地恶心。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，才沾上你这么个人。」

他那幽深的目光变得跟鬼差一样狠毒，停在我脖子上的动作从抚摸渐渐转换为勒扼。

他的手掌渐渐收紧，我渐渐无法呼吸。耳边是他阎罗般的低笑声。

「哦对了，那个渔夫的女儿也叫小仙儿，跟母后撞名了，她可是夏侯离救命恩人的女儿，渔夫的女儿跟她父亲可不一样，她贪慕荣华富贵，听命于儿臣，儿臣还答应她，事成之后封她为妃的，不过她不配。」

儿臣想要的只有母后，本来儿臣是想同母后一齐分享成就的，只是现在可惜了，母后怀了这个孽种，太脏了.....儿臣不能容忍母后这样肮脏。」

「儿臣得不到的东西，就喜欢毁掉。」

「不如，母后和这个孽种，去死吧。」

逐渐窒息。也好。这样也好。我能为夏侯离做的，我欠他的，都做了。

不如就这样解脱吧。

我合上眼，绽出一个微笑。

人出生的时候是哭着的，死了的时候，笑着走吧。虽然人世一遭太苦了。

有许许多多的画面涌现，可每一帧都有夏侯离。

原来昙仙儿短暂的一生是和夏侯离缠绕在一起的。

原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眷恋夏侯离，眷恋到临死了，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每一句话。

「主子，疼的话咬我的手臂。」

「主子，想要什么，阿离会为你赢来的。」

「主子，跟上来，不要走丢了。」

「娘娘，不是已经是人上人了吗？怎么沦落成这样？」

「娘娘，奴才已经是人上人了，娘娘为什么不来招惹奴才？」

「娘娘，奴才已经肖想你很久了.....」

「娘娘，奴才是你的奴才，怎么会对你生气？」

「娘娘，别人咬你，你不会咬回去吗？」

「娘娘，总是这么狠心啊，对奴才一点也不公平。」

「娘娘不惦记奴才，只能奴才惦记着些了。奴才念旧，没有一刻忘记娘娘.....」

「奴才想要娘娘的身子，还有心。」

「娘娘的心，是铁打的，不会痛，也不会流血。不像奴才，心是血烫的，肉造的，会流血，会发痛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蠢，捧出来叫娘娘践踏。」

可惜了，我没法亲口告诉他了。

夏侯离，我的哥哥，不，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他是哥哥，他仅仅是我的小家奴，我亲爱的小家奴，他赢了，他已经赢了我的心了。彻底地，赢了。我的心对付任何人都是铁打的，只有对他不一样，对着他，它也只是一颗再脆弱不过的心了。

这颗千疮百孔、敏感易碎的心，只会为他一个人发痛、流血。

就在意识彻底丧失前，沈延那阴冷的声音忽然添上几分轻浮的喜悦：

「母后，如果儿臣告诉夏侯离，母后怀着的这个孽种是儿臣的，他会是什么反应？」

「他死之前还以为他的女人怀上别人的孩子，这样杀人才诛心啊。」

「是了，这样才好玩。」

「噢对了，母后，儿臣又想到一个好玩的游戏。」

「你说，对夏侯离来说，哪个小仙儿重要呢？一个是救命恩人，一个是情人。」

二十一

时间不会因为谁的恐惧而停滞，总是步履不歇，匆匆往前。

中秋百官宴，如期而至。处处香暖花浓，细乐声喧，灯火相映。

原本阴森鬼冷的皇宫奇异地展露一派其乐融融，富贵堂皇的景象。

我出现在宴席上，可不是太后的身份。沈延抱着我坐在了主座上。

他睁眼说瞎话，他对底下的臣公含笑道，「今夜太后身体抱恙不来了。这位是大凉送来的美人，朕甚悦，已经怀上朕的孩子，两个月了。」

我惶然地望着首席上红服煊赫的夏侯离，眼看着他的神色渐渐森冷，他手上握着的琉璃盏几乎要迸裂了，可能已经裂了，一片片戳在我的心上，淌着血，血肉模糊，却半分哀号也发不出。

沈延的手掌掐上我的腰，他的唇贴在我的耳边，「母后这双漂亮的眼睛，只能看儿臣一个人。」

他剥了葡萄，指尖将那晶莹翠绿的果肉狠按在我的唇上，汁水四溢，我不吃，他直接覆上唇来，众目睽睽之下。

他用舌尖把那果肉尽数卷入我的唇腔，我的指甲陷落在案几上，首席上传来的目光叫我窒息。

歌舞升平的细乐里忽然碰撞出一阵重物倒地的震声。

沈延分开唇，转眼望过去，夏侯离抬脚踢了桌，手按在绣春刀上，雷霆万钧地站了起来，目光扫过来，面容上乌云密布，寒气森森。

沈延低低笑开：「督主这是做什么？是菜品不合适，还是佳酿不够甜？」

夏侯离那冰寒的目光掠过我的腹部，最终鹰隼似的眼眸死死盯着沈延，半晌，抚上大拇指上的白玉扳指，那满面怒意忽然化作一阵薄凉的笑意，轻描淡写道：「大凉的美人，本督怎么不知道？说不定是间谍，来人啊，把这位美人拿下，捉回去东厂审讯审讯。」

席上开始喧哗，红服厂卫得令上前来。

西厂的护卫也冲了上来。

沈延摸着我的脸颊，沉沉一笑，忽然举起杯盖往地上一掷，宁衡领着锦衣卫，四面八方涌进来。

锦衣卫和西厂，齐齐举剑对准东厂。

沈延的脸上展露出扬眉吐气的神色，他把我拢在怀里，望住夏侯离，勾唇笑道：「督主恐怕要失望了。今夜过后，东厂怕是要没了。」

夏侯离不为所动，只是站在原地，风平浪静，冷笑：

「本督奉劝过陛下，凡事安分守己，或者还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。陛下真是不听话。」

依照当前的局面，沈延自然赢面大，可夏侯离往日的盛威凌人，沈延见他这样镇定自若，错了片刻神，方又捡回胜券在握的信心，凌厉道：「督主真是叫人佩服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不过，在督主死之前，朕还有一件事请督主帮忙做。」

渔夫的女儿小仙儿被捆绑着押上来了，她的唇间沁着赤黑血渍，她眼里含着露水一样的泪水，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地望着夏侯离。

她喊他：「离哥哥，救救我。」

我心中一阵郁结，嗓子发着猩甜，撑着案几垂下脸，唇角已经在淌血了。

沈延给两个小仙儿都喂了毒药，可他只有一颗解药。

沈延把装着解药的小瓷瓶扔到夏侯离身上，笑得放肆：「督主，选一个吧。」

我仍垂着脸，可沈延却不肯放过我，他掐住我的下颌，逼迫我看夏侯离做选择。

夏侯离面色微变，站在原地，没有动。

那个小仙儿哀声低唤他。我沉默着不说话。怎么选都不对。

沈延的意图恶毒得太过明显。

沈延简直就是恶鬼，他贴着我的脸颊寒笑：「母后看呐，你怀了他的孩子，可是你却不是他义无反顾的选择啊。上次不也是

这样吗，我的人挟持了你，他没有第一时间救你。母后，看明白了吗？」

我被逼着直视夏侯离，他也直视着我。我的眼泪滚落下来，对他微微一笑：「别管我，我欠你的」

他和我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

我给他写了信了，中秋之夜，锦衣卫会假意投诚沈延，届时，督主可联合锦衣卫发动政变。

诏书也在信里面。

我在沈延身边虚与委蛇，同贵妇打交道，出宫玩乐，只不过是接近宁衡的外室，赢取沈延的信任。

沈延以为捉住了宁衡的外室就可以威胁他投诚。

可是我不一样，我把沈延拿宁衡外室的阴谋都告诉了宁衡。

宁衡这样的狐狸，不会受威胁，可是会受利诱。

我和宁衡达成共盟，事成之后，为他的外室赏赐封号，正名分。

锦衣卫向我投诚了。

诏书如果没有兵权加持，只会是一纸废书。只有兵，才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只不过，诏书里只说了册立的事，没有提到我们是兄妹血脉的事由。

我在信里，也一句话不提。我没有脸提。我想要这个秘密永远成为秘密。

夏侯离终于做了抉择，他走到渔夫女儿身边，把唯一的解药喂给了她。

沈延吻了吻我的脸颊，阴鸷笑起来：「母后，他选了她。」

我扶着案几，握着桌角，孱弱地吐出一口血。

沈延望向宁衡，下令道：「宁衡，动手吧。」

宁衡却不动作，望向我，微笑道：「娘娘，动手吗？」

沈延周身气息一下子冷窒。

我抬起那张煞白狼狈的脸，对沈延轻笑道：「沈延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本宫，本宫为人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从你把我献给老皇帝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一刻不想要弄死你。」

我看着他的脸色一寸一寸惨败下去，酣畅淋漓地痛快。

我不再看沈延这个卑鄙小人，只是目光寻找着，再去望一眼夏侯离。

他的手发颤，连绣春刀也握不住，跌落在地，他望着我的神色那样惊慌失措，面色苍白，昔日红艳妖冶的唇也惨淡，他踉跄

着朝我奔过来。

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样。他从来都是运筹帷幄，他知道他一定会赢的，可是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，他以为他选错了吗？

他和我一样知道沈延的为人。沈延怎么可能真的把解药的选择权给他呢，他选择了谁，那个人才真的会死。

我知道，小家奴不会放弃小庶女的，每一次，每一次，无论他说了多狠的话，他都舍不得。

我知道的，都知道的。小家奴总是对小庶女，明明白白、明目张胆地偏爱。

我永远忠诚的小家奴，不要露出这样惊慌失措的表情了，你选对了。

他终于来到我身边，拥抱住我，手臂勒得发紧，好像下一刻我就要化成烟雾了似的，他要拼了命地拦下我。

我死死咬着唇，抬手去抚摸他那双水光浮动的桃花眼，费劲地冲他挤出一个苍白的微笑，「小家奴，你选对了，做得很好。」

最终，我拼搏着用最后一口气下令：

「一切，听督主示下。」

自此陷入无休无止的昏暗中。

昙仙儿答应过小家奴，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她答应他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家奴。

昙仙儿为人或许卑劣，或许卑微，可是她总归有一次，履约了。

黑暗中并肩同行太久了，我想把明亮的光捧给我的小家奴。

我想让他活在光亮白昼之下，不遗余力。

番外

永南一家酒楼。

我埋头拨算盘，耳边传来低沉又熟悉的声音。

「昙仙儿，别来无恙。」

算盘上的指尖僵凝住了，我抬起眼。

时隔两年，夏侯离出现在这个春暖花开、草长莺飞的南方小镇，在我的酒楼里。

他那双桃花眼角红得有些潋滟，像染了艳丽的胭脂。唇红得也潋滟。

酒楼人来人往，一些路过的姑娘、妇人纷纷望住站在高柜前的他。

我揉了揉眼皮，恍惚半梦半醒，过了片刻，我扭过身往后院跑。

是的。当年他没有选错。我会吐血，因为我吃了式微的药。

我没有脸见他，我还做离经叛道的事，我要把那个为世人所不容忍的血脉生下来。

在宁衡、式微的帮助下，我诈死，逃跑了。

我还生下了念念，我可爱健康的小女儿，她很好，什么都很好。长得跟夏侯离一样漂亮。

我过上了我想要的自由的生活，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酒楼、一个可爱的小女儿，还有一个忠心的仆人。

夏侯离也成了真正的人上人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他。

我们都得偿所愿。

最终我还是被夏侯离捉住了手，压在葡萄架下。

他红着眼，连话都不让我说，只是咬着我的唇，下狠劲地咬，一边啃噬一边沉声恐吓我：「晏仙儿，我是你哥哥又怎样，乱伦又怎样，我就是你男人。」

我的脑袋一阵阵地发昏震动，「你都知道了，还这样，我们可以.....」

他又捏着我的手腕，继续严声恐吓：「什么不可以，孩子都有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的。不仅可以，还要再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.....」

我不敢置信地凝住他。

他也静静凝视着我。

我渐渐红了眼眶，「不可以。我害怕，生念念的时候，我多怕她少胳膊少腿，到现在我还害怕她突然哪一天出事，不可以，我再也不能.....」

那样离经叛道的事，那样惊心胆战的恐惧，一辈子也就只能承受一次了。

我哭得颤抖，他终于不恐吓我了，双手捧住我的脸，俯身吻着我的眼泪，声音软了下来，低声哄我：「好了好了，不怕了，仙儿，我只是你的离哥哥，不是你的哥哥，我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」

我抽噎着望住他，他轻声叹道：「我娘亲是夏贵妃，当年一场大火，娘亲的人把我送走了，你娘亲收养了我。」

我的鼻音刹不住，「可是，老皇帝说.....」

「他弄错了，当年你哥哥送过去太傅家的时候，发了一场高烧，太傅怕皇上降罪，拿自己的儿子沈延顶替了，对外谎称是自己的儿子发烧死了.....」

重逢当天，因为两年前的擅自主张以及不辞而别，被夏侯离压在床上欺负了整整一夜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还要白日宣淫，多亏摇篮里的念念哭了起来。

夏侯离发着怔，很快从我身上爬起来，笨拙地去哄女儿，我才逃过一劫。

我叠好被子再回过头来看他们父女。

晨曦氤氲，夏侯离站在日光里，把念念举高哄得她格格直笑，他也笑，唇角弯成了一滩春江水。

我莫名地眼涩，低声叫他：「离哥哥。」

这回不用他诱哄了，我心甘情愿。

他朝我望过来，那双璀璨明亮的桃花眼也弯成了一汪春江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